

其一擇武藝智略堪為將帥者專掌軍務使之選境內品官及人吏日守醫律學生徒書真年壯才踈校生至於公私賤有才力者或馬或步隨才作隊逐日訓練兼習銃筒以為常業則不數日兵勢大張守令民卒誰不盡力脫有不虞響應赴敵雖非他道之兵亦得以止其長驅國家遣一將雖單騎往赴其偏裨之將已具用之不乏其一在官專治民事且輸糧餉以飼戰卒庶幾兩全其守令率從不過三人若過三人糧餉難繼且有變時各官守令妻眷不宜在官姑除率赴似為便益其守令兩人行事節目令主掌官議之昔乙亥年間我太祖有此策以隣官守令互相兼差然徒有煩擾之弊暫無利益不過一二年而還革是專為築京城領軍監役而已不使之訓練兵士也伏望從臣之策命各官日日訓練習為常事以防初面之患今加設平安道都節制使及都鎮撫是亦權時之策然新設營鎮凡諸煩擾之弊不可勝言又除各官守令率妻赴任減衙祿補軍需之策可矣然各官衙祿之田數少每年損多實少一年之費

尚且不贍或有守令自辦而食者固非例支國庫之類也臣所  
獻策者只欲補兩守令所食耳勒令各官納家眷所食之費則  
必斂於民怨讟將興亦不可也不允○告訃使通事高用智來  
啓欽差內官太監尹鳳奉御鄭善賚主上襲封誥命冕服及  
表裏中宮封妃冠服表裏等物今五月十三日發程又賜  
謚賜祭致賻事亦並蒙差都承旨李思哲等陳賀上不許○  
遣同知中樞院事尹重富宣慰使臣于安州○議政府啓黃海  
道連歲凶歉民甚飢饉救死不贍國家船輸下道米穀以賑之  
知載寧郡事李念義不體聖上恤民之意公然盜輸其家其  
道監司劾之淹延不斷遇赦得脫聞本府令刑曹更閱案文始  
聞于朝事下刑曹而又累月稽留不即案檢請令司憲府劾其  
當該郎廳念義所犯更劾區處從之○一汝州倭藤九郎及留  
源聞使送二人實譽使送二人對馬州宗貞盛使送十一人獻  
土宜○丁丑議政府六曹及大司憲等陳賀欽賜誥命冕服表  
裏及冊封王妃欽賜冠服表裏等物上不受○召政府大

臣議曰今來使臣鄭善之母死於丁卯年迨今不移咨前日議  
于卿等將令遠接使言之於善且告其本官守令不報未得移  
咨之意然今聞火者親喪咨文雖至遼東遼東或不報之時  
使臣豈能知其不移咨乎况今其弟之往固當以實告之雖問  
諸遠接使與通事彼皆不知必以不知答之矣使臣到京若問  
其故以稽緩馳報答之可也不必使遠接使預告之也僉曰  
上教允當又議曰賜謚賜祭賜賻則於大平館迎命誥命冕服  
則於王宮迎命禮也但一時俱到則迎接之禮何以處之僉曰  
使臣入境當問於使臣為便從之又議曰議者以為一國之慶  
莫大於受誥命冕服結綵棚以迎之可也然綵棚有儼禮戲謔  
之事茶亭則無儼禮宜以茶亭迎之

雜象口中通出高此言然乎僉曰綵棚藩國儀注所不載且方

湧俗謂之茶亭在喪中不可為也茶亭雖非戲謔亦不可也 上曰結綵棚迎

命本國風俗為之可也然當喪未敢也但恐使臣之意以我為

拙耳又議曰鄭善詳知徽嬪金氏若問之則何以答之僉曰當

以實對又議曰今賜謚莊憲憲字與昭憲之憲相同改乎否  
僉曰歷代王妃之謚以王謚稱之者頗多然更考古文為便皆  
從之又議曰前日議于卿等迎命時所乘輦以黑布裹之今高  
用智曰中朝賜宴時動樂呈雜戲告訃使告于禮部請停樂尚  
書曰帝賜不可廢也今以黑輦迎誥命無乃不可乎左議政  
皇甫仁等曰雖御朱紅輦未為不可領議政河演右贊成金宗  
瑞曰迎命衣帶用吉凶之間故前日議以御黑輦今聞上教  
允當上曰當以朱紅輦迎之又議曰欽賜王妃冠服表裏  
無乃別有謝恩之例乎僉曰古無是例且今年欽賜世宗及  
昭憲王后表裏其謝恩表文內有賜及臣妻之句此例甚明  
今亦依此例為便又議曰王后亦有出迎賜物之例乎僉曰  
無之况今王后已薨乎○議于承政院曰前日政府議迎命  
服色曰宜着無紋無胷背鴉青袍黑鞞素玉帶無嵌金黑靴所  
御輦裹以黑絲布爾等之意以為何如都承旨李思哲等曰欽  
賜誥命一國之慶莫大焉今以未受誥命不御冕服而但用吉

服則當用盛服迎命使臣入京在卒哭前則如政府之議可也  
必在卒哭之後且於帝命之來豈計一國之喪乎况誥命之來  
迎以便服升殿受誥命後服冕服拜賜禮也然則冕服且不得  
已服之當服大紅宵背紅鞞釵花玉帶嵌金黑靴御朱紅輦為  
便上曰此事不可輕易其令集賢殿稽古制擬議以聞○前  
知中樞院事成念祖卒念祖字子敬昌寧人揜之子也歲己亥  
登乙科第二人累歷監察正言持平吏禮曹正郎掌令執義驟  
擢同副承旨遷至都承旨性健忘短於吏才與同僚言或不能  
明白及至上前啓事必稱旨自此恩遇甚隆陞吏曹叅判出  
為慶尚道監司還拜慶昌府尹歷兵刑兩曹叅判進判漢城府  
事尋遷開城府留守以病辭拜知中樞院事至是卒年五十三  
訃聞致吊致賻致奠謚恭惠敬順事上恭寬裕慈仁惠為人垣  
率淳直表裏如一世宗常以忠厚質直稱之然性無檢束其  
觀察慶尚也所至張樂宴飲荒醉無節不治其職又素多病不  
能巡歷部內及其徵代多載官物而還由是聲望益減又營產

甚勤多取人譏子二任侃○傳旨戶曹給使臣鄭善兄弟六人  
米各二石○是夕行祖奠○戊寅行遣奠 梓宮發引 上率  
百官隨之每一司二員留都奉辭于興仁門外哭聲震天或有  
仆絕者晝次于樂天亭前渡三田渡至靈幄廳行下山陵奠如  
儀○世宗後宮自殯殿移入慈壽宮○司憲掌令申叔舟啓讓  
寧大君提前此未參朝班今下山陵奠乃得隨班臣等不勝驚  
駭請勿令隨班 上曰赴山陵大事故予特命隨班常時朝班  
則不得參矣叔舟啓曰讓寧得罪 宗社 太宗置于外方  
世宗始令居京其時羣臣諍之不得今乃命隨班序於宗親之  
首甚為不可 上曰讓寧前此殿內隨班之時多矣且今大事  
之終雖使隨班何害於義叔舟更啓曰此事於 世宗則終事  
於 殿下則始事誠如 上教所謂大事也如此大事須合人  
情節文然後可也今後請除隨班 上曰老尊文心欲隨班既  
已許之尋復止之其心之恨可勝言哉且從此而并參他朝會  
則若等之言然矣今特隨班此事耳若等之請予以為固執也

其退而更思之○已卯承政院啓自大小朝士各色軍士以至  
匠人僕隸皆詣行宮各其本家看守虛踈深恐都城之內竊  
盜倍起條陳考察之策一還宮時先越江軍士及兵曹郎廳一  
鎮撫及義禁府官員各四漢城府及工曹郎廳各三并先入送  
與上項各司留都官員五部官員分率上項軍士稱別巡幽僻  
深洞終夜巡行搜捕盜賊如或得之隨即禁身啓達軍士則待  
還宮日迎於三田渡北一但以行巡捕盜未周依講武時例每  
五家置一警守每一所擇壯實五六人直宿輪番坐更上項別  
巡糾其勤怠如或坐更人不准數不壯實者其坊管領及部官員  
科罪一各更巡官行巡勤慢分道別巡糾察上項別巡及警守  
者并於兵曹受更號從之○辛巳掌令申叔舟啓前日請讓  
寧勿許隨班上教曰退而更思臣等反覆思之前此殿內隨班  
非勤政殿乃於思政殿隨班耳然其時亦以為不可而請之讓  
寧決不可隨班也上曰非思政殿乃於勤政殿會禮宴時隨  
班其赴宴之時羣臣拜於殿庭然後升殿此非隨班耶予雖當

初誤計而為之此非成例之事也若等何若是之屑屑乎叔舟更啓曰丙寅年自初喪至卒哭未得隨班今已侍衛而來矣雖不隨班亦何損哉且 殿下初以私恩許之今聽臣等之言而止之讓寧豈有憾乎 不允○司憲府啓瑞原尹案寶城尹容樂安尹富永川尹定等今當 擇宮下陵羣臣慟悼之時以宗室至親乞酒於知楊根郡事李夏成夏成賫酒饌贈遺并皆不當請令宗簿寺劾之 不允○全羅道監司啓同福縣人檢禮賓卿白元鳳妻尹氏年一百二歲依曾降教旨完恤其戶每十日給饌具歲給米十石 從之例也○前禮曹參判柳義孫卒義孫字孝叔全州人性醇謹無他善屬文 世宗朝登第八藝文館累官至監察選為集賢殿修撰又中丙辰重試第二名陞至直提學 世宗知其為人擢為承政院同副承旨遂拜都承旨政院機務甚劇義孫訥而無斷時黃守身為左承旨事多專義孫略不與校人稱長者 世宗待遇甚厚進吏曹參判以事落職未幾 世宗謂近臣曰予聞義孫將飭裝南歸心實惓然乃授行集



賢殿副提學遇疾羸瘦命在家治病俄拜禮曹叅判遭喪疾劇  
賜肉勸之後至安東府府使鄭之營獲獐取肝以饋義孫服衰  
衣在廣坐中食之血流口唇見者驚駭卒年五十三訃聞致吊  
又致賻有加○壬午遣知敦寧府事李明晨宣慰使臣于平壤  
○掌令申叔舟啓曰曾啓讓寧大君勿令隨班 上教以為此  
非成例之事然今以前日殿內隨班之事後例而教之臣等安  
知今日之事又不為他日之例乎請令勿復隨班且陰竹縣監  
權躡以雉遺娣其辭連各人言有異同須當拷訊乃得其情然  
此非拷訊之所雖委京畿以劾之然隣官守令之事必不窮治  
陰竹距京不遠其連累者移繫本府推覈何如又啓曰昨日請  
令宗簿寺劾李夏成贈酒之事未蒙俞允臣等以為年少宗親  
未諳事體不畏法令須令攸司按劾使知國令然後 上裁可也  
且宗親雖當恩宥至於夏成豈可並不舉劾乎 上曰讓寧之  
事固非以此成例不可聽也其他當依所啓叔舟更啓曰讓寧  
雖不隨班於山陵之事無有加損且 殿下從臣等之請而止

之於恩情何妨讓寧之心亦豈有愧乎大義甚明非曖昧之事  
殿下不從臣等之請實為痛憤 上曰曩在辛酉隨班殿內  
設若從此至今隨班若等豈能止之哉且從今以後許令隨班  
若等豈得強止哉此非成例之事何若是乎○集賢殿考迎命  
服色古制擬議啓曰杜氏通典王侯在喪襲爵議魏尚書奏以  
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秦  
靜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玄冕朱裏玄衣纁裳有喪  
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  
彩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  
玄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  
薨遣使者拜嗣子為王則玄冠纁經服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  
返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王肅議尊者  
臨卑不制纁麻故為之素服今康處三年喪在纁經之中若因  
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按尚書  
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

皆出然後王釋冕服故臣以為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  
禮處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則  
受天子之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哭即合  
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高堂隆議拜受儀按舊典天子遣使者  
齎車服策命命諸侯嗣位之禮上卿為使者嗣君遣上卿吉服  
迎于境自吉服勞于郊館宗廟致飧餼告期日受命於祖廟設  
喪主布几筵於戶牖之前命車設于庭西上安車駟馬皆在其  
車之東使者奉冊服印綬加設板冊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內  
史在右嗣君端委以入升自阼階西面立使者以皇帝命命冕  
內史贊之嗣君降于兩階間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命無下拜  
嗣君陞成拜內史加詔板策命于牀上以東嗣君進而西迓受  
于兩楹間皆旋復位嗣君釋端委服降升成拜如初使者降出  
升車嗣君拜送于門外修饗贈餞之禮使歸嗣君送至于境嗣  
君釋冕服素弁葛環纁經移袂修奠祭之禮告于殯殿訖乃釋  
弁經反喪服此其大略也臣等以謂即位之時依周制御冕服

者所以重繼統也况今 帝命不可不用吉服宜以吉服迎命  
行禮若其御所賜冕服拜賜亦依高堂隆議且遠接宣慰等使  
亦令吉服何如議政府禮曹同議啓今觀秦靜之議非據古禮  
乃一時附會之說又不明言服色前所議青羅衣即是吉服孔  
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何必朱衣宵背然後為吉服乎宜御無  
宵背青羅衣黑鞵玉帶且遠接宣慰等使初以吉服迎命以素  
服私覲合於情理一依前日臣等所議施行承政院啓臣等竊  
謂今此誥命冕服封妃冠服等事出於特恩藩國罕有之大慶  
也雖云國喪迎命在率哭之後况今中國用易月之制二十七  
日之後上下皆用純吉迎命之日 殿下宜服宵背絳袍紅鞵  
鞞玉帶以示敬承 帝命之意且今儀仗輿輦皆用純吉大君  
以下文武羣臣皆著朝服而 殿下獨不用純吉可乎杜氏通  
典王侯在喪襲爵議做周禮也受天子之命皆以吉服且以我  
朝 祖宗故事言之則歲癸卯 世宗於率哭之後迎賜謚賜祭  
之命以冕服郊迎彼哀戚之命尚不嫌於喪中以冕服迎之今

此吉慶之寵命當以盛服迎之豈可以私喪而不用純吉乎今  
若不用純吉則既違古制又乖時王之制又不合 世宗舊例  
實無所據况藩王服色絳色為禮服而其他色則皆燕居之服  
其不可以燕居之服迎 天子之詔命斷可知也朝廷聞之其  
肯以 殿下為敬朝廷之命乎若曰喪中不可用純吉則於初  
喪既以冕服嗣位而臨羣臣至於迎詔命之日反以為喪中而  
不用純吉可乎綵棚之制雖是鄉風其來已久雖非大吉慶之  
事皆設之朝廷素所知也今此大慶宜用綵棚議者云癸卯年  
雖以冕服迎命不設綵棚然彼則但賜祭賜謚之命耳未有如  
今日之大慶也假使其時兼有今日之大慶則當設綵棚矣今  
雖用吉服綵棚以迎之只敬迎 天子之命耳於喪制固無所  
害做通典之議遵時王之制依 先王故事備禮服結綵棚以  
迎之甚合事理 上下手扎曰今迎命之事議以青袍無冑背  
為定予亦以為不可以純吉既又思之 先王之時議嗣位用  
吉之事議論紛紛久而後定今迎命之事又是不小用吉凶亦

是大節政府之中亦有二議故予心未穩乃議於承政院承政院欲用純吉又議於集賢殿集賢殿亦欲用純吉予反以純吉為是今政府曰不可著華麗之服予意以為今豈當以華麗朴素為言哉食貂衣錦不肖者亦所不忍今承旨集賢皆平日有志有節好為高論者也豈至今時欲用華麗以薄喪禮哉蓋不得已也前於嗣位已用純吉今反以帝命為之次可乎大抵宵背者非為萃奢實為章也今既不得以素服迎之則是不違咫尺敬承帝命之意也喪者國之私也帝命者天下之公也不可以私喪減殺大禮也且中國之制從易月之服三年之喪國中之禮也豈敢以國中之禮用於天子之前今百官皆以紅袍迎之而予反以青袍無章迎之則中國雖不顯言責之必以予為忽慢帝命也以三年之喪自賢而減禮以迎命實非中國之所欲聞也雖免罪責是僅免而已至誠事大其若是乎昔倪謙之來也議政府禮曹據以蕃國無之不必構絲棚先王深恭之謂予曰事大之禮不可不謹昔太宗教云中國

人謂我國為至誠豈以僅守年例為言哉必有見至誠之事而後言也迎詔用儺自古有例雖不加等豈敢減舊哉予承是教言於政府定以綵棚迎詔予既聞是教銘在于心故今亦必用綵棚今既賜誥命又賜冕服及於王妃是則 皇帝以殊恩綏我也 帝以殊恩命之而我以略禮迎之事君之義其若是乎政府又曰構綵棚則必用戲謔不可為也若不用戲謔則不構綵棚予以為是言似矣服則在外戲則在心果如政府之言若使朝士為戲則誠如是論今呈才者皆是小民雖使戲謔亦不妨也顧以百姓如喪考妣不可恣為謹謔則如廣大西人注叱弄鈴斤頭等有規式之戲則依舊為之如水尺僧廣大等笑謔之戲則列立備數而已可也音樂則當依舊為之不可禁也事大之事固不可不謹况今 帝命惟新而我國迎命亦始也或者據癸卯年之例曰賜謚之誥亦是大事而不用綵棚然賜謚賜賻哀戚之命也賜誥命賜冕服恩慶之命也雖皆大事實亦不同綵棚袞龍袍定不可廢也議政府其更熟議以聞政府啓曰

今來使臣兼吊慰誥命吉凶相半故臣等以為雖用吉服不必華麗若用青羅衣則庶吉凶得宜然未知其必是請從衆議前日倪司馬兩使臣之來天子新登寶位我國亦無大故其結綵棚呈儺戲以迎宜矣今時則不然遭國大喪不可以此為例而結綵棚呈儺戲也雖借小民為之非小民自為也停之為便上曰服色則當用青羅衣背紅鞞玉帶矣綵棚則令六曹臺諫集賢殿議之戶曹判書尹炯等議曰今此誥命冕服封妃冠服等事出於特恩誠藩國罕有之大慶當備禮以迎命然綵棚儺禮則禮典所無而本國平時戲事也方遭大喪不可泥於舊俗而敢行也除綵棚儺禮只用結綵且依世宗舊例御冕服以迎詔命其於使臣相接之時用白衣黑角帶則尊王之命遭喪之禮庶可得矣禮曹判書許誦等議曰迎詔時服色及綵棚儺禮可否從政府之議何如兵曹判書閔伸等議曰殿下初喪嗣位既用冕服臨羣臣矣况今迎詔所當尊敬而又在率哭之後乎昔太宗之薨朝廷賜謚與祭只是哀戚



之事而世宗以冕服迎命今則非獨冊謚致祭兼有誥命冠服以及王妃其為恩慶莫大於此純用吉服似無疑也若練棚則我國鄉風而藩王迎詔儀注亦無非不得已借吉之事也刑曹判書趙惠等議曰冒喪純吉雖曰未可有慶用吉古今通義賜誥命冕服王妃冠服實是殊恩大慶帝賜以殊恩大慶當備禮以迎之况中國之喪則用易月之制今迎命在卒哭去衰之後祿純吉結練棚何嫌之有工曹判書鄭麟趾等議曰賜謚賜祭封王賞賜皆人道始終之大恩不可以厚薄分也癸卯年迎命允合於禮今夫服吉服門街結練足以昭尊敬天子之命不結棚不用樂蓋不忍哀戚三年之情服吉服有凶服不入公門之義不結棚不用樂有卿卒不繹喪側不飽之義雖中國聞之知禮者必嘆服而起敬豈可徇流俗陳倡優之戲然後為尊天子之命哉集賢殿副提學鄭昌孫等議曰迎誥命時服色既有古制可據又有先王舊例權用吉服無疑矣若練棚則雖曰我國敬朝廷之盛禮然本是鄉風且古典及藩國

儀所無而不為在我祿不得已借吉強為之事也但本國行之既久無喪事而不設則嫌於慢易不可也今有喪事而姑停綵棚雜戲朝廷亦豈以末事謂我為誠薄而不為哉不過曰國俗厚於喪禮不忍為之耳若謂今中朝用易月之制我國不可以私喪廢盛禮則我國不得盡從時王之制而厚於喪制者頗多至如使臣禮宴亦不用樂夫雜戲與用樂均為憂中不忍為之事故皆 太宗之憂朝廷賜謚賜祭 世宗迎命不設綵棚禮宴不用女樂豈不以此歟若曰 世宗時只賜謚祭純為哀戚之事故不設綵棚今則兼有誥命冠服以及 王妃恩慶莫大綵棚不可不設則誥命襲位等事雖為莫大之慶而贈謚易名等事亦是莫大之禮固不可輕重於其間也假如誥命獨來則權設綵棚以示敬朝廷之意猶可也今則吉凶同時彼此俱重似難措置然以先後言之則易名等事當先襲封等事當後從所當先而姑停綵棚未為不可况綵棚雜戲於迎命為末事而在今日為之則深有所不忍者乎若曰綵棚不設於舊例有

所未盡心有所未安則備說根由使使臣知我不設之意庶幾  
為便直提學崔恒等議曰 帝命固宜備禮以迎故服色當用  
純吉仗樂亦不可廢若綵棚雜戲國俗舊行備禮中一小事耳  
大節既已用吉何獨於小事致疑乎並用為便司憲府大司憲  
李承孫等議曰今使臣之來非止賜謚奠賻耳詔命冕服等事  
出於特恩用純吉之服以迎 帝命乃合於禮况宗親百官皆  
服朝服儀仗皆用純吉而 殿下獨服無章青袍黑鞵玉帶以  
處吉凶之間尤為未穩 殿下宜服袞龍紅袍紅鞵釵玉帶以  
遵古制綵棚則我國行之已久當今大慶似不可廢然古制及  
中朝禮文所無但遵我國風俗而已亦非定禮不可得已之比  
且值大喪笑戲謹謔心實未安中朝雖聞我國因喪不構綵棚  
亦必不以無古制禮文之事為責矣既以純吉備禮迎命乃以  
大喪姑停禮外戲謹之事則人情禮文並行不悖似當於理大  
喪不構綵棚之意令遠接使乘間說與使臣使預知之何如司  
諫院左司諫李補丁等議曰一人君即位上受之天子下傳之

先君當其初喪嗣位之時既依周制以冕服臨羣臣今受誥命豈異於嗣位之日乎况事在率哭之後宜以冕服迎命然不可純用吉服至於享宴等事宜用素服一事有時而從經有時而從權今當大喪不宜設棚此經常之論也然帝命至重而率哭已過設棚以迎此正從權之時也况設棚迎命已有前例今若不設恐生異議從權設棚庶合事宜上遂以設棚迎命為定

○慶尚道義城縣民震死遣官行解恠祭○癸未下玄宮吉時擇以良時或以為大早令政府議之左議政皇甫仁右贊成金宗瑞議待明始事為便但未知吉時令書雲觀更擇右議政南智左贊成朴從愚左叅贊鄭萃右叅贊鄭甲孫議待明始事則凡事稽緩用良時為便命都承旨李思哲右承旨李季甸往政府更議之仍教曰此是大事不可容易其與山陵掌事諸臣議之提調李正寧曰良時之後只有乙時然乙時前後皆不吉若誤更漏則其不得用吉時明矣人之生時吉則命好葬時吉則子孫昌此術家之所宗也宜用良時良時則前後時皆吉雖不得正時

亦可僉議 曰既論禍福不可更議宜從此議從之○甲申行  
遷奠奉梓宮以行 上杖哭步從百官從之寔于玄宮上就奉  
辭位行四拜慟哭不能自止羣臣亦失聲痛哭鎖 玄宮將畢  
行立主奠 上奉虞主回駕安 虞主于輝德殿親行初虞祭  
仍御昌德宮齋室○徵黃海道船軍四百名治使臣鄭善第于  
坡平○乙酉行再虞祭○遣崇德大夫洪海宣慰使臣于黃州  
○命繕工監改構昌德宮敦化門以將賜祭于 輝德殿也○  
丁亥行三虞祭○諭平安道監司及都節制使曰嘉山以北甲  
士正軍抄其有武才壯實者百五十人賫兵器其中三十人並  
授銃筒送于連山把截等處待候使臣且擇有武才守令押送  
○傳旨禮曹今後 輝德殿親行祭母令監察入祭○戊子日  
食既○諭京畿監司朴仲林曰今年雨澤浹洽禾稼將茂然聞  
未得耘耔荒蕪之田頗多是乃今歲畿縣多事民力不足之致  
然也然勤於勸課則必不至如此節尚未晚須嚴加勸課○己  
丑卯時行四虞祭凡祭用丑時是日月食寅時復圓故用卯時

○司憲掌令河緯地啓來秋將築咸吉道行城今當國恤事務繁夥且使臣出來此道雖非平安之比然豈得無弊乎况遼東等處野人聲息甚緊此正休養士卒之時也請停之 上曰兩界築城 先王所軫慮也今因多事不築平安道心尚未安况咸吉道乎若等其勿再言○傳旨承政院曰今來使臣所賣積子數至二百貿易之物必多矣前日倪謙之來也市厘無貿易之人勒令富商抑買此非美事宜速措置勿復爾也都承旨李思哲等曰考濟用監貯儲細布其數若少則令本監督納又開城府及京畿各官人自願納布者聽 上乃令戶曹議之戶曹啓今年進獻比舊倍多而納白苧布者鮮少使臣之行貿易之布公私俱不周足不可不慮條陳周足之策一中外各品納布定其期限京中則刑曹外方則監司考其過限不納者劾之一前此納麻布者姑令納白苧布來辛未年品布亦令預納一開城府富商大賈遊手之徒頗多易備細布姑令加納白苧布百匹一使臣館貝易麻布令京中富商各備五十匹結練人各四

十匹各色正人巫女經師各五匹市肆人第其殘盛每一肆或  
四五十匹或二三十匹私自貿易開城府富商結綵及市肆人  
亦依此例一白苧布極貴而給價之時並給楮貨與利之徒願  
納者鮮少除楮貨皆給正布何如皆從之○庚寅禮曹啓今使  
臣賫誥命冠服謚號賜祭致賻而來吉凶相間迎命之禮與政  
府同議領議政府事河演左議政皇甫仁左贊成朴從愚右贊  
成金宗瑞右叅贊鄭奉判書許詡等議曰今兩使臣同受 帝命而  
為便左叅贊鄭奉判書許詡等議曰今兩使臣同受 帝命而  
來不可分吉凶之賜亦不可異日 迎命殿下當以吉服迎命  
至大平館前頭目陪謚號祭饌賻物入于大平館使臣陪誥命  
冠服入于勤政殿 殿下行拜禮服冕服拜賜姑停相會禮使  
臣歸大平館 殿下率百官詣大平館以冕服拜謚號及祭饌  
賻物以素服行相會禮以此撰儀注賫進于使臣所質問然後  
定其迎命之禮何如 上從奉議等○傳旨兵曹慈壽宮兩嬪  
出入時則用執烏杖者二十兩貴人出入時則用一十○辛卯

行五虞祭○議政府啓顯德嬪當舉追崇之禮請冊封○王后以定位號又儲位不可不早建今世孫年長就學乞稽典禮冊封世子從之○兵曹啓使臣迎命時銃筒衛四百四十著紙甲各賫銃筒列立於駕前步牌外分左右侍衛大平館及景福宮接待時亦依上項例侍衛從之○諭京畿監司朴仲林曰前日詣山陵與卿說道內農民不能耘耔之意今又下諭且使人審視頗有不耘之田卿心豈不欲令民趁時耘耔然必力不贍也今年畿縣人民勞役比舊百倍今之勸農雖已晚矣秋事尚多欲蠲雜徭以紓民力除文昭輝德兩殿月令薦新外凡干進上一切停之秋耕及耘耔等事卿其更加勸課○命出尚衣院綵帛羅絹製佛事所用袈裟座具○壬辰頒馬于宗親駙馬議政府六曹判書知中樞以上及六承旨○癸巳行六虞祭○甲午諭忠清道監司權克和曰僧信眉改創福泉寺於報恩縣地丹墀之具隨宜備給○傳旨兵曹三軍各品及上林園銃筒衛甲士隊長隊副尚衣院忠扈衛圖畫院等各人除授時或



誤書數字或加減點畫如此小錯而不署經告身累月不得受祿受料未免艱窘誠為可憐今後每於除授如有錯誤兵曹具辭以聞都目除授則十日內常時除授則三日內隨即修改移關臺諫隨到隨署毋以不緊小節留滯過限兵曹亦待臺牒到曹隨即署給告身即移吏戶曹吏曹毋留滯給祿牌戶曹隨到隨移廣興倉使上項人趁時受祿受料○乙未行七虞祭○上命鑄都薛里之印以賜之掌令河緯地啓古無是制乞收成命上曰予欲賜印信者非授之以權乃欲印出納之物以為信耳人皆疑以為任事汝今又請之予當從汝言世宗裁抑宦寺略不假借如有非違痛懲之至是以宦官監掌忠扈衛上林園司僕寺等諸衙門又數遣中官于軍器監糾舉官吏勤怠稍有宦寺任事之漸其勢頗張識者恨之○告訃使李渲副使竒虔回自京師各賜鞍馬○上以賜祭賜謚賜賻先後議于議政府河濱南智朴從愚鄭奉等議先賜祭次賜賻皇甫仁鄭甲孫等議先賜賻次賜祭次賜謚金宗瑞議先賜祭次賜謚次

賜賻 上從仁等議○丙申行卒哭祭○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慶尚道監司報自六月以後雨澤愆期今當禾穀發穗之時枯  
槁可慮已令各官守令親行祈禱請於本道岳海嶺名山大川  
降香祝禱兩從之○一岐州知守源義對馬州宗虎熊丸等遣  
人獻土宜○丁酉 上還景福宮御忠順堂堂在宮牆外與大  
內相隔自此至終喪不入宮中恒御此堂○司諫院啓會葬之  
禮固不可廢雖有微病義當力疾馳赴忠清黃海咸吉道都事  
憚於往來托以得疾安然退處代遣守令殊無敬 上之意請  
令攸司推劾從之○奉憲大夫黃裕卒裕字孟容子厚之子也  
年十二尚 太宗後宮女叔安翁主封懷川君至是卒年三十  
致吊致賻致奠謚良悼溫良好樂良中年早夭悼生四男皆幼  
官庀葬事○禮曹正郎李永瑞死賻米豆共十石及棺槨○傳  
旨禮曹予為世子時叅決庶事百官稱臣行四拜今後於世子  
除稱臣只行再拜○戊戌議政府進肉膳宗親及百官始食肉  
○召河演皇甫仁南智朴從愚金宗瑞鄭奉鄭甲孫議曰屯田利

歸於上實為可愧然平安道軍餉不可不慮其沿邊各官則無  
可耕之田不可為也其他各官置屯田以船軍耕稼以補軍需  
何如人言屯田之設利不償費然農家以一年所收納其租稅  
又有餘粟以此言之則屯田無乃有利乎又議宦豎置散則每  
月受料十八斗受職則依料受祿然其料數與八品祿數相同  
故宦豎皆欲受料而不欲受九品之祿今封世子當加宦豎之  
數若加八品而減置散宦者之料只給十二斗則宦豎之數雖  
加而所費不異於前日矣然加設八品亦不可輕議也將何以  
處之演等曰 世宗時亦設屯田知其弊而革之船軍耕本營  
屯田且備陸物無休息之時况寄命水上其生死在於呼吸之  
間所當憐恤故 世宗不忍使之今 殿下新登寶位船軍之艱  
苦不可不知臣等以為屯田不可行也宦豎之職 祖宗成憲  
不可輕改且此輩本出寒門仕於闕內衣服亦不可陋若減其  
料則衣服無以自給宜優其料不可減也 上曰宦豎之事卿  
等之言然矣屯田之事他道則不緊若平安道則當補軍需苟

有利益則行之可矣卿等更議予亦更思又謂金宗瑞曰司僕寺所養馬匹瘦弱反不如私馬之豐肥以公家喂養所費之多若如養私家之馬則安有不肥乎此公家之事不如私家之事也予欲分授司僕官喂養責其成效或褒賞或貶黜宗瑞曰司僕寺馬肥者一分瘦者二分此無他比來或騎或馱奔馳之事甚多之故且臣年老未能措置今承上教皇恐無地前此已分六邊分授喂養今宜申明考其肥瘦以行賞罰臣亦庶竭措置之方上曰其更磨勘以啓當下政府議之○禮曹啓漆原人見伊妻一產三子請賜米豆共七石從之○己亥命成均司藝閔瑗賫事目問禮於使臣一殿下迎命時服吉服若使臣問殿下何不服冕服答云未受誥命不敢擅著一賜謚祭文賻物迎至大平館入安於館其賜殿下誥命冕服至景福宮殿下拜受訖著冕服拜賜後使臣到大平館殿下詣大平館服冕服拜賜謚祭文賻物禮訖出服白袍行相會禮一翼日使臣奉賻物詣景福宮殿下服表服迎入拜受一擇日

使臣奉祭文牢饌詣

魂殿

殿下服衰服迎入使臣詣

靈

座前立上香奠酒一擇吉使臣奉謚誥詣

魂殿

殿下服衰

服迎入使臣詣

靈座前以謚誥授

殿下

殿下代授○庚

子右議政南智上書辭職曰臣本庸劣才乏文武徒以祖父之

餘蔭早承

先王之殊遇驟歷華秩臣年纔過五十已陞一品

聖恩罔極常懷恐懼去年冬又擢臣以右議政即欲辭避方奉

使中國而中國多事臨難苟免非臣素志龜勉從事自後與於

議政之列慚汗惕慄不啻如臨深履薄矣夫論道燮理為責至

重固非如臣斗筭者所處臣若久居尸素則非徒未孚於物議

實有乖於國家置相之意况臣位本居一二十大臣之下而越次

濫陞心實未安臣又竊念曾祖臣乙蕃

太祖朝為府院君祖

在為首相臣又如是父子孫累世榮顯而臣弟輝又居崇班並

耀一時一家之寵古猶無比臣恐滿至而咎禍之將及及復思

之驚惶無地臣於使還之初具辭欲聞而聒嚚不幸

先王賓

天國恤方殷未遑以區區之懷冒哀徑瀆覲面含默遂到今日

臣又自夏初耳聾下澁疾病交攻揆臣氣力亦難強支伏望  
殿下察臣至懷釋臣重負則臣敢不居閑守分祝 聖壽於無  
疆 不允智通明曉達時事揚歷中外以吏才稱之及拜相無  
所建白聲名減於前○前此成均司藝閔瓊啓嗣位及迎 帝  
命服吉服不得已也若臨軒策命宜待喪畢何必三年之內舉  
此盛禮以毀喪制且嗣位之後未即謁 廟蓋緣當喪也 王  
世子受冊謁 廟疑亦不可姑頒封 世子教書曉諭中外喪  
畢後臨軒策命追崇 顯德嬪亦依此例令政府議之至是議  
啓曰冊 世子重事也當服吉服然以為不可則不必臨軒親  
命宜設虛位百官入庭 世子就位自內出冊命行禮可也謁  
廟之事 殿下方在喪中未可也 世子則以俗禮觀之喪制  
已盡雖曰在喪中與羣臣無異謁 廟之禮無妨事體追崇  
顯德殯亦無不可 上從之○命右承旨李季甸考癸卯年傳  
香之例季甸啓曰臣參考舊例 世宗傳 宗廟啓聖殿文昭  
殿健元陵文宣王祭香祝御吉服傳 獻陵廣孝殿香祝御白

衣命下政府議之僉曰此是先王已行之禮宜依此禮行之  
命考傳香祝儀註以啓○遼東都司崔源以護送使臣到義州  
別遣僉知中樞院事黃守身宣慰其賫去事目一使臣發義州  
翼日見都司行相會禮謂曰殿下聞大人到境遣臣問慰仍  
贈黑麻布十五匹衣四領曰此薄物熱時故殿下令臣奉贈  
表誠仍饋宣醞一坐次則都司北壁宣慰使東壁判義州牧使  
西壁一都司若贈物則固辭不受若不獲已受之則用今送麻  
布三匹刀三扇子十柄隨所贈多少回奉若所贈之物直過  
麻布三匹則用義州官麻布回奉一都司隨從指揮千戶坐次  
一聽都司之言○辛丑護軍金淡辭職曰臣自去年五月到京  
後固已無事淹延伏值國家多故於臣之身尤無事亡父大祥  
在來年正月僅餘數朔伏望許還鄉里以終喪制不允淡精  
於曆筭世宗及上皆器重之先是丁父憂起復使掌曆筭  
之任故有是請○對馬州倭宗盛家浴于東萊温井遣集賢殿  
修撰李克堪宣慰賜藥餌鞍馬衣服笠靴米十石雜綵花席五

張虎皮三領燒酒三十瓶清酒五十瓶蜜三斗果四角乾魚五  
百尾白細綿紬綿布苧布黑麻布各五匹○壬寅司憲掌令申  
叔舟啓曰 王世子封崇以七月初一日為定今聞更定他日  
夫定國本大事也既告社稷宗廟輝德殿而以陰陽小小拘忌  
輕易進退臣等以為不可 上曰封世子大事也日辰不吉而  
行之於義未安且予近日得疾身未寧而行大事亦不可故以  
二十日為定以李賢老啓日德不吉故也○議政府據禮曹呈  
啓一岐州太守源義欲受圖書請鑄給 從之○議政府據禮  
曹呈啓一岐州松林院實譽誠心歸順可賜黑麻布白苧布各  
二匹 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對馬州宗貞盛使人萬時  
羅到忠清道清風郡暴死請賻米豆共五石令其道致祭 從  
之○秋七月癸卯朔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顯德嬪仍舊謚追  
崇為 王后魂殿號為景禧殿陵稱昭陵 從之○承政院啓  
傳香祝儀掖庭署設傳香位於思政殿月廊南階下設香祝案  
于傳香位東南時至校書館進香祝掖庭署傳受入置于案承



旨入香祝案東南判通禮入於傳香位西南俯伏獻官就思政

殿西門外

殿下出位獻官入

若諸處香並傳則獻官以次入

承旨捧香祝以

進

殿下跪受以授獻官

若並傳則先受者立於門內向東以次而北

判通禮啓請

鞠躬

殿下鞠躬獻官出門判通禮啓請平身

殿下平身還

內○議政府啓兵不在多貴乎精銳若選簡不預倉卒之際擇

之不精臨敵無用誠可慮也須要平日廣行搜選庶濟緩急請

自今各官鄉吏內如有氣力強壯或善步走或善射御者都節

制使隨其所長選簡籍記具聞以備緩急之用但鄉吏非他良

民之比自有其役須大有急難出於不得已然後方許徵赴若

不曉國家之意慮恐常常調發謀欲免避或守令甘於使喚任

情隱漏者痛行科罪

從之○乙巳

王世孫習封世子儀

上命副知通禮門事李繁左中護李石亨講書院右贊讀李克

堪贊禮司諫院左正言金漢啓啓今東宮年方幼冲正當薰

陶德性之時宜擇端人以充僚屬封崇相禮亦不可不擇也承

旨鄭而漢問曰相禮之語指何人乎謂李繁乎漢啓曰然而漢

以啓 上曰世子僚屬國家選揀審矣若相禮官則但贊引而已  
已繁久任通禮門閑習禮儀猶可為也且使李石亨李克堪贊  
禮此二人曾選補集賢殿者也繁淫縱故云然 ○命還給安崇  
善告身 ○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平安道平壤府甲士朴興信以  
部民陵辱其府判官林士德敗壞風俗雖經赦宥不可不懲乞  
於本道極邊郡邑合戶徙置以戒後來 從之 ○丙午司諫院  
右正言洪逸童啓安崇善曾坐重罪今遽還告身甚為不可  
上曰崇善 先王非欲禁錮嘗移御其第許納所進之物况此  
人豈可終棄不用耶崇善氣英銳偏於好惡所至頗專嘗為知  
申事與代言李兢尹粹不相能以計啓而遷之 ○藝文館大提  
學權孟孫等啓曰臣等籍鄉慶尚道基川任內殷豐縣乃 上  
安胎之處請陞郡置守下吏曹議之 ○傳旨吏曹權罷鑄字所  
○丁未傳旨兵曹今考乙丑年以後各年呈都目未受職奉常  
齋郎各司權知直長吏典及別軍義禁府百戶各領頭隊長管  
領等共二百四十有四人每當都目窠闕鮮少未得除授沉滯

怨咨或有終未受職而死者若不變而通之則此輩累年從仕  
竟未見効誠為可憐自今忠順衛司僕諸員等各處受遠兒職  
者初番受祿後以上項人填差以償積年之勞其中自願影職  
者於下番甲士職除授出謝旋即置散以暢其情○對馬州宗  
貞盛遣人獻土物又贈通事尹仁甫皮尚宜胡椒鹿皮等物禮  
曹與政府議人臣無私交義不當受命却之○司憲府上疏曰  
竊惟 殿下嗣位之初方侍 殯宮悲哀痛感 聖情罔極其  
於措施有未忍及羣臣呼慕奔走亦未可以事仰煩悲感之中  
今則 山陵既畢始親萬機凡在生成之內莫不延頸拭目以  
待新政夫哲命之貽罔不在初國家治亂安危天命人心去就  
離合之機正在今日一念一慮之幾一彌一令之施而宗社億  
萬年無疆之業實係於此此誠至慎至重不可失之機會也臣  
等俱以庸愚忝備言官當 殿下新政之初屬萬姓望治之日  
不容舍默謹將一二管見冒陳 天聰伏望 聖鑑財幸一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始之不謹終其可望凡人作一事而不慮

其始終或致悔况人君即位之始乎古之聖賢躬行心得體道於平日者固無不至及其所居之位有大變易則又必因是而大有以警動其心益加自新所以謹其始而圖厥終也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几席觴豆杖屨鑑槃戶牖弓劍莫不銘焉方武王踐阼之初春秋已踰九十年高德邵聞道已至行道已熟猶且急於求道皇皇若未有聞者既得聞之惕然內懼慮踐行之未至為銘以自警者又如是後世人至少壯嗣位聞道未至行道未熟臨政願治其所以講求者當如何也且武王初定天下訪于尚父而尚父所以告之者不出乎敬與義然則天下之至理豈有切於此二者乎蓋敬則心存而萬善立怠則心放而萬善廢義則理為之主而事物各得其分欲則物為之主而天理反以自喪二者每相反而互相攻人主莫不重

敬而怠心害之莫不貴義而欲心害之斯須無敬畏之心便是  
怠矣頃刻有物我之心便是欲矣一念無畏終至於謂敬不足  
行一念有我終至於竭天下以奉一己念慮之發甚微而吉凶  
存亡之幾甚嚴彼勝則此喪此勝則彼喪一勝一喪交戰於胷  
中而不能自強則終於滅與亡而已此武王所以惕若恐懼而  
不能自己者歟自古帝王即位之初羣臣進戒之辭固多而未  
有若此之切且要者伏望 殿下勿以為陳言更加警動念茲  
在茲服膺勿失凜然常若太公端冕奉書而相接乎堂陛之間  
則自然敬勝義勝而私欲淨盡宴安之鴆毒無所投其隙矣謹  
始之道莫急於此以此而窮理則理益精以此而治心則心益  
正予以親君子于以遠小人自身而家而國增光前烈垂裕後  
昆登三咸五之治察天贊化之功惟 殿下之所欲為矣一天  
下之道有二焉邪與正而已始之以正終或流於邪始之苟不  
以正則終將若何至於一事之微發或不正終於邪偽而無成  
况統理萬民為百神主而可不正其始乎然天下正者少而邪

者多正者未必勝而邪者每勝苟不辨之於早未有不以邪為  
正以正為邪而不自知也故紫之亂朱五色之邪勝正也鄭之  
亂雅五聲之邪勝正也隱而念慮之間叢而事為之際邪正紛  
紜不可盡論以人言之盧杞陷害忠良庇保凶逆使宗社播蕩  
而德宗不覺其姦邪是利口之邪勝正也李林甫為相十九年姦  
賢嫉能養成天下之亂而玄宗不之悟是迎合之邪勝正也甚者  
知其為正而不能用強名之曰邪知其為邪而不能去強名之  
曰正元祐黨籍諸君子當時之人孰不知其為正而指以為姦  
黨也噫正道之難勝而邪說之易得志如此及其邪正判然人  
所易知者則又巧為之辭曰此之所為雖邪而所以為之者乃  
正也彼之所言雖正而所以言之者乃邪也正生於邪邪生於  
正邪正相乘是非顛倒人心惑於利害政事眩於施為此乃天  
理存亡世道升降之幾不可不察也故夫人主先辨邪正邪正  
不辨雖有願治之心皆苟而已矣今殿下以聖繼聖似若無  
事於正始然亂不生於亂而每生於治危不生於危而每生於

安邪正倚伏其變無窮 殿下亦安知無邪正之幾方兆於一  
念輕忽之微而淫僻邪媚之徒已蓄其伺隙徑中之計邪涓滴  
而至於滔天一星而至於燎原始雖甚微而可忽終或至於不  
可遏寧不正之於始以圖其終乎伏惟 殿下垂察焉一人主  
好尚不可不慎一有所向羣邪隨之好閑燕則便佞之臣進好  
逢迎則諂諛之臣進好技藝則奇巧之臣進好拘忌則術數之  
臣進好文辭則膚淺華藻之臣進好財利則剝民歛怨之臣進  
好營建則辦集興作之臣進好闢土服遠則邀功開釁之臣進  
好異物則珍禽奇獸妖花恠石畢進而符瑞之說興好禱祀則巫  
覡之風競作而恠異妖妄之說興好因緣詭誕則釋老之談復  
起誑誘不經之說售矣一有所窺而得進其姦則足以上惑君  
心下蠹國政而不可救矣夫迷君誤國之姦天下信未嘗無其  
人也顧人主所守者正而防之甚嚴故羅列左右縮手伺便而  
未敢發耳少遇其便則乘間抵隙競進爭入浸淫漸漬使人主  
怡然而悅陶然而醉醺心蕩意不自知其陷於術中如此者一

進而不可退一入而不可出不至於無所不至不肯已也源其所由則人主好尚之少忽有以致之也可不慎哉雖然正人難合而邪類易親禮貌莊則憚於目議論苦則逆於耳一頓一笑使我不得便一與一奪使我不得私則拂於心而彼小人者惟我意向是趨惟恐承順之未至故自非大有為之君經德不變真知至樂之所在者鮮有不為其所賣也昔唐太宗嘗玩禁中樹字文士及從傍歎羨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知佞人為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庭爭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太宗意解夫以太宗之明既知其佞而不能斥之者得非以將順之一言有中其心乎不然何其怒之嚴而解之遽也太宗猶爾况其他乎嗚呼人主苟欲玩好則宮中國中之物豈特一樹哉苟悅將順則在內在外之臣豈之士及哉玩好之物交錯於前後而將順之徒窺覷於左右人主一身誠亦難處矣况 殿下新臨臣庶實羣下觀望之時尤不可不慎好尚以示之也先儒曰唯



一正足以御羣邪此人君守約之道也惟 殿下留意焉一為國之道言路最急言路開則下情上達上澤下流上下交而其志同所謂泰也言路閉則下情鬱而不伸上澤壅而不施上下不交而其志不同所謂否也然則否泰之幾夫豈遠哉亦在人主能樂聞人言與不能耳古人云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此甚言下情之難達語若大過然又有甚焉者千里萬里之遠歷月踰年或可傳聞堂下君門之遠至有沒世而不得相聞者多矣使得相聞自古以來寧有敗家亡國之主乎言路之通塞其所關如此可不畏哉夫然則言路通而國家治安言路塞而國家亂亡亦已昭昭矣人主莫不欲長治久安而不能使言路相通者何也或有自謂樂聞人言責臣下以進言而其臣下常患於不能敢言者又何歟夫欲治安之心同而不能使言路之相通既知言路之當通而不能使臣下之敢言必有受病之源矣願治之主於此反躬深省而有悟焉則其於為國庶乎得其道矣今當新政百僚臣民不測 殿下之心其敢言之難有倍

于常苟不開懷廣納猶恐不言以示樂聞之量以作其敢言之  
氣則誰肯指軀批鱗冒倍常之難以試新政乎伏望 殿下察  
羣下難進之勢念言路通塞之源究世道否泰之幾以為國家  
長遠之計一人主之德以剛健為主而寬裕以行之蓋非剛健  
無以配天行非寬裕無以育萬物此其內外體用相濟而不可  
相無也世之人主天資明斷者或失於苛察而其慈祥者又失  
於優柔不斷此二者皆非君道之中也恭惟 殿下建中和之  
極陰陽合德臨下御衆之道固無待於臣等之贅然觀歷代之患  
當太平日久之時政令舒緩法度廢弛人主欲救此弊則不知  
包荒憑河之戒但尚嚴督或至叢脞不能無絃絕之歎至於宮  
禁之中僕御之人朝夕與處情昵而不欲繩之以法則反以為  
人君度量不可不弘於是寬裕溫柔施之於近習剛毅果斷施  
之於外庭近之莫見其非而狎息者無所懲遠之莫見其是而  
畏威者氣益沮內外異體情志不孚馴致睽乖而臣下不敢言  
人主不得聞此豈細故乎 殿下當持盈守成之初實勵精

圖治之時使強柔相濟緩急適宜以嚴內治以體羣臣正為今日之所當留意也一爵位國家之公器雖人主不可得而專也故用人出於至公則人心服少出於私則人心不服夫人主執生殺與奪之權能貴人賤人而不能強人服已之所為者何也誠以秉彜之天終不能以勢力移易之也位曰天位祿曰天祿職曰天職君不可得而私其臣父不可得而私其子兄不可得而私其弟公天下之好惡當與天下之人共之公一國之好惡當與一國之人共之豈可謂我有其柄而以一己之好惡輕進退人哉雖然爵祿人之所利也利之所在人爭趨之患得患失之輩惟利是視豈計其他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宗室則附宗室利在戚里則附戚里利在宦寺則附宦寺利在嬖幸則附嬖幸或以女謁或以財利或以土木或以竒巧或以伎術或以祝釐投間伺隙巧乘其機苟可因之以成其欲者雖吮癰舐痔靡所不至不幸人主不悟而為其所中暫輕其進退則乘之者益衆好惡始不出於人心之同而私門一開不可復遏左右因

之以用事權貴因之以擅國於是賞刑日紊綱紀日壞天職曠而不憂人心怨而不恤忠言讜論逆耳而不悅法家拂士觸忌而莫容自謂能獨斷而不知制於羣邪自喜迎合之多而不知其實孤立一朝危亂雖欲悔之亦無及矣徃古覆轍天鑑洞然伏望更加 聖慮好惡進退一以至公使挾媚媢進之徒不得少售姦計容迹於其間則自然朝廷清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掌令河緯地仍啓安崇善曾坐重罪不宜遽還告身請還收之司謂黃貴存向以鞍粧踰制見効於本府命令勿鞠檢小之輩不繩以法後無所懲請鞠之 上曰若等上書予甚嘉之經傳所載臨事或忘日用所行易致過差若等之書予當常覽崇善非終不叙用之人且是功臣之後 世宗嘗御其第許納所進之物今給告身何妨貴存所犯小事也何必推鞠緯地再請竟不允所上疏援引故事辭語豐贍命寫一通以進時加省覽然不見言時弊人或譏議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文昭殿秋享依 宗廟例用樂從之○戊申以案為興祿大夫誼城君朴從

愚成祿大夫鄭崇總大夫金宗瑞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  
鄭承議政府右贊成兼判吏曹事崔士儀判敦寧府事李藏判  
中樞院事鄭麟趾議政府左參贊權益孫吏曹判書李滄工曹  
判書李穰知敦寧府事黃致身金聽並知中樞院事李堅基藝  
文館大提學安進同知敦寧府事李思哲吏曹參判奇虔戶曹  
參判安完慶刑曹參判李先齊藝文館提學李師純工曹參判  
黃守身金自雍並同知中樞院事趙石岡成勝申自謹朴好問  
俞益明並中樞院副使李審仁順府尹任孝信工曹參議李季  
甸承政院都承旨金倪之左承旨鄭而漢右承旨鄭昌孫左副  
承旨金文起右副承旨李崇之同副承旨尹殷李宗睦金元朴  
孝誠成扱並僉知中樞院事李英耆司憲持平趙瑞安黃海道  
都觀察使辛倣晴慶尚右道兵馬節制使南佑良慶尚左道水  
軍處置使李思任慶尚右道水軍處置使權益慶全羅道水軍  
處置使柳江會寧節制使金有讓判義州牧事金壽延判朔州  
都護府事又以僧信眉為禪教宗都摠攝密傳正法悲智雙運

祐國利世圓融無礙慧覺尊者以金鸞紙書官教裏以紫綃幅遣人就賜之我朝以來無如此僧職上欲授此職嘗議于政府政府順旨無有異議竟致封爵聞者莫不驕駛從愚為左贊成其議佛事也語頗切直上不悅曰從愚有何所知而若此乎至是罷政府授正一品奉班在麟趾下超拜贊成士論不愜藏起自武藝性頗精巧久為尚衣院提調多納賄賂世宗聞之遂改提調然凡干巧事命藏監掌之由是知遇及世宗昭憲山陵皆為提調至是陞拜一品思哲久為都承旨超拜嘉靖元慎嬪之父特命兵曹勿令入直巡綽隨班孝誠殷以佛寺營繕之勞得拜堂上官又殯殿國葬山陵三都監及掌壽器者皆加一資上將封世子以皇甫仁為師鄭甲孫權孟孫許詡李先齊為賓客又以朴彭年為輔德李石亨金禮蒙為弼善李埏梁誠之為文學柳誠源李克堪為司經徐岡崔善復為正字○置景禧殿直二昭陵直二○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樂學試才則自卒哭後習樂則自小祥後雖已立法然於宗廟既用樂請

依舊習祭樂以備祭享之用從之○傳旨禮曹本月十一日上  
食于 英陵其令該司預辦諸事又除百官侍衛只令議政府  
六曹臺省各一員隨駕以為常例○慶尚道梁山郡蝗○己酉  
一岐州留源聞遣正倫等對馬州宗貞盛遣光軌等進香于  
輝德殿倭護軍滕九郎亦進香各賜苧麻布衣帶○掌令河緯  
地啓臣等今見追崇 王妃冊封世子儀注有曰 殿下服冕  
服臨軒冊命臣等妄意方在喪中若即位與受詔命則皆是重  
事雖服冕服可也今此追崇冊封等事與彼有間而亦服冕服  
於義何如中朝喪制二十七日而除我國之喪三年而畢其數  
雖不同喪則一也二十七日之內豈無冊封故事但未考閱不  
敢知也然用冕服恐為不可潭陽君嘗以病避寓高仲陽家仲  
陽不謹慎遂致大故乃奪告身今命還給臣等以為仲陽所犯非  
過誤旋還告身則彼將何懲請收是命以戒後來遼東貿易官  
迎送之弊不貲况中國道梗未能貿易徒勞往來貽弊驛路而已  
請姑停之 上曰追崇冊命儀注雖如此予心亦以為嫌當令

攝事仲陽之事情涉曖昧且先王所撫恤者故還給之耳遼東貿易其來已久而道梗聲息亦未的知則其可預料而遽廢之乎况水牛角非本土所產而造弓為重不可不備也然若勢難則亦當停之緯地更啓曰冊命貿易等事臣已聞命矣仲陽先王所撫恤之人則當謹慎圖報聖恩之萬一慮不出此反自不謹罪莫重焉願從臣等之請以懲後來上曰初雖削職實無其罪緯地固請竟不允○左叅贊鄭麟趾啓右贊成鄭奉前妻臣之姊也姊雖無後而死然法前妻之無子者其主亦附于祠堂臣與奉義猶未絕不宜為同僚上命政府擬議以聞政府議啓麟趾與奉義未絕果如所啓上曰改之○黃海道鳳山郡人上言其略曰歲戊午軍籍以後流亡物故總八百三十有八時未充立正軍三百六十四加定軍五十五又都府外皂隸五十有六郡守照依戊午年籍督令充立弊邑倍於大路彫殘莫甚加之以飢饉疾疫流亡相繼勢將失踰乞未充正軍及加定軍毋令督充許逐年漸次充立其都府皂隸移定京畿各官使略



傍殘邑得以蘇復不失官號下兵曹議之○司憲府啓行司勇  
李云猗踈薄正妻昵愛賤妾使妾凌嫡家道不正請黜外 從之  
○庚戌追崇 顯德嬪權氏為王后封崇使右議政南智副使  
刑曹判書趙惠受冊寶詣 景禧殿進之 王若曰重配匹而  
尊嫡實亘古今定位號以正名奚間存沒肆稽彝典庸舉獮文  
咨爾顯德嬪權氏性稟端莊心操淵懿惟爾作媿方予在儲思  
媚兩官幸修閨壺之職乃誕元子克篤邦家之禧何大限之俄  
窮而良佐之遽失於戲脩短之數難追封崇之禮當嚴今遣臣右  
議政南智授爾玉冊金寶追贈為顯德王后鴻儀增輝既渙揚  
於玉牒燕謀益永庶密贊於瑤圖故茲教示想宜知悉○議政  
府率百官上箋陳賀○司諫院左獻納咸漢啓臣等聞近日將  
上食于 英陵臣等竊謂 上體平善未久不可動勞且經夏  
雨道路橋梁多有圯壞若 大駕至 陵而驟雨水溢道阻何  
以還官無已則親祭于 輝德殿人臣之罪莫大於欺妄崇善  
之罪大矣始而未減中而從便今又還給告身雖於崇善一身

上恩至矣其於懲戒他人何如廣州乃監司本營事務繁夥  
今以權眉為判官人器不相當知永川郡事金異常嘗為金海  
府使於初考居殿若於永川亦如之則徒勞迎送而已况此人  
宜於守邊不宜臨民請並改之前藝文提學尹祥年雖老不至  
表耄教訓精明學徒心服而師事之今乃免官若無窠闕請授  
行職仍置成均以訓後學 上曰英陵上食夏而因雨水不行  
冬而因風雪不行則將何時而可行乎予已使人審水淺深水  
若不溢則當往矣崇善 世宗非欲終廢之也雖下愚苟能改  
過當許自新如斯人者未易得也况是功臣之後而犯罪歲月  
已久故還給之耳權眉吏曹既已擬議而薦之人器豈不相當  
異常之事凡守令之殿或因一事之錯豈可以一殿而終棄之  
乎尹祥則皆曰老耄教訓不明故罷之耳○掌令河緯地啓今  
○山陵既畢 殿下始親萬機中外拭目顒望惟新之治乃於  
初政尊號奸僧其為不正莫大於是臣等不勝驚駭請收是命  
置鑄字所 祖宗右文之義意也於 殿下初政還革之無乃

不可乎 上曰信眉稱號乃 先王所定但因不豫未果耳非  
予所為也鑄字所茲革之也今適無可印之書故權罷之仍置  
其字于本所若有可印之書則當令仍舊印之緯地更啓信眉  
稱號雖 先王之志 殿下於初政首舉行之外人孰不以  
殿下為崇重乎鑄字所雖曰權罷臣未知何人掌管其字乎若  
無掌管者而還有印書之事則大段精巧之事恐未卒辦 上  
曰信眉稱號乃先王之志既已行之其可還奪乎鑄字所之事  
予當更思 ○傳旨禮曹經筵官及承旨依舊例每日進講知經  
筵同知經筵中一人及文武二品以上官一人每三月一次進  
參又令四品以上官亦依舊例輪對 ○傳旨吏兵曹自今於都  
目及轉動予當親聽其考舊例施行 ○司憲府啓今當國恤小  
大違違咸斷酒肉塗竹縣監權躡乃於山陵旁近之地將雉三  
首以遺其姪江原道都事辛繼祖亦於 陵側賫酒以遺其兄  
碩祖律該杖八十且是係官之物請皆坐贓論斷命只罷其職  
○成均生員俞尚諧等上書曰臣等伏觀今七月初六日批罷

藝文館提學尹祥職臣等莫知所由不勝憤抑謹上言臣等竊  
惟人材國家之利器師儒作人之模範是故古昔盛時莫不以  
師儒為重恭惟我朝開國以來列聖相承尊師重傳崇化勵  
賢務得真儒之用俾居臯比之班作成之効風教之美比隆於  
唐虞三代矣臣尹祥性稟溫良操行廉潔學問精微文詞雅健  
年不停披誨人不倦其有達者則誘掖獎勸使之益進有所未達  
者則反覆誨諭達而後已凡文學之士布列庶位者孰非面承提  
挈乎斯人之有益於國家誠不細矣且行年雖老氣力剛健聰  
明不減言行動靜皆可師範曩在世宗之時不允告老之請  
是則灼知其賢而永為師表也臣等豈意今日反罷其職乎用  
舍固無與於斯人於國家任賢之意寧不有虧乎臣等失望伏  
惟 殿下特收置散之命復還函丈之間則臣等幸甚國家幸  
甚下政府議之政府落祥年過七十矣例當退休宜仍罷  
從之祥醴泉郡吏初奮發讀書雖奔走吏役未嘗廢業學問精  
微長於理學尤精於易及登第以經學聞以任成均教誨諸

生略無倦色多所成就嘗以年過七十致仕世宗不許至是以年老罷年七十八氣力不衰時人咸惜其去退居醴泉教授弟子南方學者至集然其學精而不博性又褊剛必以己見為是頗為大臣所不喜○禮曹啓今年事務煩劇視舊為甚且日將寒短若於秋場仍舊講經則事必稽緩姑停講經試以製述何如下政府議之河演南智鄭甲孫等議姑試以製述皇甫仁鄭義等議講經元典所載又於正統七年受教申明不可輕改宜仍舊金宗瑞議依元典及教旨用講經但於四書五經中探籌講一書上從仁等議○辛亥議政府啓今因雨水深道路橋梁頗多頽圯且上體平善未久而時亦酷熱姑停上食更滄吉日行之何如且六曹堂上必擇人以任之故先是柳思訥趙末生李孟珍皆不除使今以李渲為工曹判書渲曾犯贓污之罪不宜是任况世宗亦嘗教曰李渲家貧但使受祿不任以事請改之上曰上食則今姑停之當行於望後李渲則世宗之好予嘗未知當改差○司諫院右正言洪逸童

啓江原道都事辛繼祖其兄患病贈遺服藥之酒未為大過也  
陰竹縣監權躡其姊雖請肉令人饋遺可也而身自賫來臣等  
疑其用肉也設使不用 山陵非肉饌賫來之慶甚為不可以  
此論之其罪不同而一體罷職未便請加躡罪 上曰用肉情  
狀未著豈可以疑事而罪之乎逸童固請不允逸童又啓前日  
請改知永川郡事金異常職教曰豈可以一殿而不叙乎臣等  
以為非欲終不叙也若授萬戶千戶以之守邊則可若其臨民  
則非所堪也况永川地廣民稠亦不相當請須改差下政府議  
之政府啓宜從諫院之請 從之○掌令河緯地啓前日教曰  
信眉稱號乃 先王所定臣等退而思之此近古所未有之事  
在昔恭愍王朝有王師國師之稱我太宗世宗力闢而深絕之  
今遽如此稱號甚為不可雖曰此乃 世宗遺教臣等尚未及  
知况他臣庶乎國人必皆謂 殿下尤加尊敬而有此舉也事  
苟悖理雖 世宗之教亦當商度而行之乃為大孝反以如此  
不善之事稱 先王遺教於義何如請還收之 上曰世宗嘗

教曰稱王師則不可其他職則無妨此非王師與他職同何不可之有  
若有世宗之教雖王師亦當敬從信眉姦僧行乎徒也戊午行乎承  
旨而來一日在人家婦女室集行乎怡然坐其中指某曰汝前生某  
畜也因修福今幸為人歷數一座無不如之誑誘人甚多賴有言者  
乃還及死也其徒追作偈給遺孝寧大君補又冒他舍利以表祥  
異孝寧信之後因其徒爭財乃覺官欲治之營救乃免○議政府  
據禮曹呈啓今聞本國飄風人到泊于一歧州鴨打殿呼子殿地  
面請書諭發還就贈黑麻布白綿紬各三匹從之○壬子命安平  
大君瑑左贊成鄭奉禮曹判書許詡兵曹判書閔伸吏曹參判  
李思哲都承旨李季向等往觀津寬營繕○工曹判書李滄上書  
辭職曰臣特蒙累朝卯翼之恩濫登兩府華要之秩只緣臣本無學  
行不副物議戰兢無地今受本職尤為不稱惶恐待罪乞解臣職  
○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今年各道農事豐稔請自九月依舊例望  
前後進上及節物並皆供進上從之但京畿及平安黃海道只於  
文昭輝德兩殿薦新物其餘物膳勿令供進○癸丑上詣輝德

殿上食 上孝性天至每於朔望祇有故則必親祭且數親詣上  
食若得鮮味則又必親行上食且謁 陵雖寒暑不廢○掌令河  
緯地啓信眉之彌 先王已定而未成者必有意焉雖已成之 殿  
下深思大孝當還收之况以未成之事即位之初首舉行之於義  
何如且六曹雖郎官亦必擇任李渲累犯罪辜干係奸賊不宜六  
曹之長請改正 上曰渲之不宜六曹政府亦嘗言之信眉乃 先  
王所敬之僧官教未可奪也緯地更啓信眉之彌斷不可為請  
須勉從今教臣曰此先王所敬之僧予不得已夫人主之所當致  
敬者若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成王之於周召蜀後主之  
於諸葛孔明是已豈可致敬其小僧乎未可以是以而語諸臣民  
也古者南北朝時姚秦石趙致敬於鳩摩羅什今我 世宗千  
載未有之聖主也豈可以如是不善之說累其大德乎 上曰  
先王之致敬亦大臣所嘗知也予豈妄語若無事於佛則已  
矣為之則持戒之僧安敢不敬緯地更啓大臣知否臣何敢知  
然大臣知而不言則亦為未可語曰愛人以德又曰成人之美



平人猶相規戒以輔其德况臣之於君豈可舍默不言納君於  
有過之地乎前日教臣曰爾欲劾陽城毀麻耶若劾陽城則後  
世之人孰以若等為可臣以為如是則凡事之過於是者其誰  
言之陽城之事後世論其踈闊不論其非宋真宗時李沆為相  
真宗封宮人為貴妃手書示之沆焚之曰不可真宗遂止晉武  
帝時辛毗牽裾漢成帝時朱雲折檻宋太宗時寇準牽裾太宗  
顧而笑之歷代賢臣皆不畏死得諫而後已臣誠庸劣何足敢  
諫得回 天聽然區區寸心亦欲垂聽而後已願 殿下擴包  
容之度體天地之量優納微懇即命還收 上曰非予自為之  
乃 先王所定初與大臣共議為之遂 不允緯地更啟臣等  
不得面啟恐未然盡達臣等之意臣等又於路上見臂鷹者此  
乃遊戲之物人主雖平時尚不可畜况於大喪乎假曰為祭肉  
何必畜此物以備祭肉歟仍請面對 上引見緯地日方晡面  
斥信眉稱誦之恭語甚切直 上雖不聽頗嘉納之及出夜漏  
下四刻矣○甲寅右正言洪逸童啓請從憲府所啟收還信眉

官教尊崇佛氏表世之事今 殿下即位之初民望至矣而賜  
號茲僧甚為不可 上曰此乃先王所定也逸童更啓 先王  
雖已定而未成者必有意焉 殿下雖繼 先王之志而成之  
今聽諫臣之請而還收此乃至孝也 上曰雖從若等之請而  
還收何以為至孝雖不從若等之請而不收何以為不孝若等之  
言迂矣○掌令河緯地啓前日面對未能悉啓同僚之意 上  
諭諄切亦未解感然 上教大畧已說盡同僚雖教曰予不  
知其不可以臣所見反覆思之其為不可莫甚於此請須勉從  
上曰事若非是予何敢為○傳旨戶曹賻副知敦寧府事朴  
去疎妻沈氏米豆并四十石沈氏昭憲王后之妹也○對馬島  
宗貞盛遣人獻土物○乙卯議政府啓平安道防禦最緊而沿  
邊各官道途遐隔都節制使非徒難於點閱脫有緩急必不能  
應樂赴援又諸鎮將緊急軍務不能以時待報以致稽緩亦為  
可慮請限邊警寢息分為左右道左道都節制使則兼判江界  
府事右道都節制使則兼判朔州府事沿邊及內地各官仍舊

分屬左右道其鎮撫知印令史螺正之類任事之人各以所屬  
各官居人分屬之又前此都節制使營軍器甲冑旗麾鼓角等  
物及營奴婢令觀察使磨勘仍置寧邊府別差府使其判官仍  
舊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平安道沿邊各鎮各口子居  
民例於冬節入保不預備芻茭迨草枯雪深不得飼馬因致瘦  
斃固為可慮或有緩急加發戍卒則馬匹喂養亦難繼也請自  
今令沿邊各鎮各口子於草枯前預先刈積以其數報都節制  
使都節制使遣都鎮撫審視又於黃海道七站及平安道路傍  
各官亦依此例刈積以備不虞從之○對馬州宗真國使送  
人及倭護軍并大郎中尾彈正等來獻土物○丙辰使臣鄭善  
於中路聞母凶乃悲哀然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傳旨禮曹自  
今謁英陵時京畿監司及楊州廣州守令毋得謁見亦勿使  
人進膳○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景禧殿內帳褥席卓及一應神  
御之物請依輝德殿例從之○令政府及禮曹議唐愛賢賚  
來賞賜物件告于輝德殿可否金宗瑞鄭奉鄭甲孫許詡等以

為宜告之河演皇甫仁南智等以為不必告也 上從宗瑞等  
議又令愛賢等傳勅後復命于輝德殿○兵曹啓凡於朝會階  
上衛士並不揀甲朝儀不嚴請自今除雲劔大護軍外內禁忠  
義別侍衛司禁備身笏陪扶策與司僕官等及應侍衛堂上  
官皆令揀甲若如使臣迎接一應禮行則內禁忠義別侍衛外  
上項各人不許穿著從之仍命 英陵親祭時只令捨牌步  
牌甲士揀甲輝德殿親祭時依一應禮行例施行○丁巳集賢  
殿直提學朴彭年等上書曰臣等竊聞臺諫論信眉事未蒙俞  
允不勝憤激昧死上聞凡加號所以尊崇也帝王有功德則上  
之將相有勲勞則賜之其禮莫盛焉後世人主尊崇佛法則或  
有妄加之僧者焉由是姦猾亂賊之徒敗人國家者多矣信眉  
姦僧也嘗赴學堂猖狂淫放無所不至學徒不齒目之為無賴  
及其父訓之被罪也恥其廢銅潛逃薙髮其父老且病信其誑  
誘嘗斷酒肉一日飲酒啗肉時方暑月此僧勸其父懺悔百拜  
因之致死若論以春秋之法此誠弑父者也蓋此僧舍忍有餘

易以惑人外示清淨內藏巧詐因緣展轉得達宮禁此誠欺君  
誑國之大姦也若非大姦安能欺先王而感殿下至於如  
此乎儻曰此舉出於先王先王知此僧非一日未嘗發此議  
豈不以公議所在有非人主所可輕為也今殿下何敢為  
先王不輕為之舉斷然行之不疑乎雖先王已為此事殿  
下以公義改之固未害為大孝况先王所不敢及焉者而遽  
誦之以委諸先王可乎人主愛一頓一笑祐國利世之名雖  
加諸將相大臣猶當與朝廷共論以審其可否然後為之况老  
姦耶其不能祐國利世也非獨人人所共知亦殿下所自信  
也何敢為無益之事以取笑萬代哉况殿下新登寶位中外  
屬望當日慎一日發一誦施一令皆期出於至公至正以光大  
祖宗之業乃何陷邪說惑姦僧極尊崇之稱以簧鼓其道乎  
自古人君始雖正大無間可議及其在位日久勵精少弛則姦  
佞乘間不克終者多矣殿下即位甫踰數月山陵纔畢為  
政之初首舉此事始之已大不正矣其終何如臣庶之望於是

缺矣此彌一出其徒憑藉寵數鳴張夸大靡所不至愚民亦見  
封為尊者曰此真佛也靡然趨向幾何不為夷狄禽獸之歸乎  
邪正之消長風俗之移易國家存亡之機括皆係焉事孰大於  
此者而漫不警省乎況今北虜充斥中原搶攘西北野人嘗有  
憾於我而今已連結一朝鄉道長駢而至則變將不測此正訓  
率厲兵節用峙糧遑遑汲汲不暇他及之日豈優游宴安留意  
虛無之時也伏望 殿下廓回剛斷去邪勿疑亟收成命斥置  
遠方以謹正始之道以副一國臣民之望疏上 上謂承政院  
曰疏內云欺 先王而惑 殿下所以欺之者何事所以感之  
者又何事歟且欺 先王之時何不諫之而今乃有是言乎又  
信眉弒父之言從何而聞之歟召此輩置之別處逐一推問以  
啓即召問之朴彭年曰此僧甚姦也使 先王尊崇而許以封  
爵是欺 先王也又使 殿下尊崇而封爵是惑 殿下也在  
先王之時雖尊信而別無封崇之事故不曾論啓在 殿下  
則於初政特賜爵號禮莫盛焉故敢冒 天威以啓耳且信眉

父金訓居永同縣眉嘗勸訓禁斷酒肉一日訓往謁縣守朴旅  
旅言老者非肉不飽勸訓食肉訓啗之歸語眉眉曰父幾乎佛  
矣今日啗肉事去矣請須懺悔百拜訓信之行懺悔禮乃至燃  
臂百拜因而得疾致死臣聞此語於春秋館諸官久矣李塏梁  
誠之李芮許慥等辭同李承召宋處儉徐居正徐岡等所言大  
略亦同但聞此語於近日柳誠源所言亦同而但此語聞諸金  
閏福都承旨李季甸將此具啓 上引見六承旨于舍元殿歷  
數䟽語不恭又令右承旨鄭而漢及傳命內豎金得祥將此䟽  
詣政府堂上第擬議而來皇甫仁議曰䟽語間有累及 先王  
雖涉不恭然自古人臣敢言極諫則出於迫切而然所言雖過  
於此亦不足責也况論罰諫臣於治體何如自餘諸相論議大  
略皆同而漢等還啓初集賢殿議上䟽直提學崔恒直殿李石  
亨成三問等不從其議○戊午司憲府上䟽曰本月初六日批  
僧信眉為禪教都摠攝密傳正法悲智雙運祐國利世圓融無  
碍慧覺尊者不勝駑駘累陳瞽說瀆冒 天威尚未得請掌令

臣河緯地特被賜見 聖諭諄切臣等亦得備審 聖意然不能無感又瀆 天聰 聖諭以為予未知是事之為非臣等尤不能解惑披瀝肝膽至再三而不自已也夫邪正不可以兩立是祿不可以易位邪正兩立則必至是非易位是非易位則事皆倒行逆施如此而不至於危亂者未之有也今 殿下祿但不斥邪說反尊崇姦僧加以美號幾何而不至於是非易位哉猶且堅拒衆言至謂不知其非此臣等所以不能解惑者也夫大姦若直大貪若廉使人不知其為姦貪者是真姦貪也姦僧信眉芒鞋葦笠行必徒步低聲斂容或夜不眠飾詐取信而當先王晏駕之初大小奔走雖至宗親大臣之老病者皆自下馬杖步就外庭而是僧安然騎馬排突朝士直入闕門見之者孰不痛憤哉非特此也與之不受所得輒施若為庶簡無欲者及其勢張乃稱治病遠就溫井至用人擡轎傳驛縣邑奔走而不恤其煩士女爭集施舍而不之却初為小謹而已至於偃蹇初為庶簡而已至於無厭舉世皆知其姦貪獨 殿下信其言



語容貌而不覺其詐及尊崇之以示於世此信眉所以為真茲  
貪也縱使信眉終年不言終夜不眠誠為恭謹無欲亦何益於  
國家哉此臣等所以不能解惑者也夫崇以羨號者必有可崇  
之實然後可也然葬之於舜舜之於禹授以天下湯之於伊尹  
武王之於太公皆其所學焉其尊崇推重固有其實而未聞加  
以羨號至後世人臣欲推羨其君始有捃拾為羨號者猶不得  
為公論所取况以人主而加於姦僧可乎此臣等所以不能解  
惑者也夫人主所與共治保國澤民措世昇平者賢人君子也  
今以祐國利世反歸之於一姦僧臣等未知此僧所祐於國者  
何事所利於世者何事而 殿下必欲以是推羨之乎此臣等  
所以不能解惑者也夫是非不辨之於早則終必至於難圖今  
當 殿下即位之初發政施仁興利除弊之時而汲汲然首事  
於推羨姦僧此臣等所以不能解惑者也夫事有似虛文而致  
實害者今加號一僧若無與於政治之得失矣然上有好者下  
必有甚焉一國臣庶見 殿下初政特尊姦僧將以為崇奉出

於至誠靡然趨風弊必至於不可勝言矣豈可謂虛文無與政  
治乎此臣等所以不能解感者也夫事之大患始於幾微而謂  
不足辨終於已成而謂不可改此事之所以日非而無時復正  
者也古語云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以殿下之聖  
明豈不知佛說之為邪尊崇姦僧之為非耶此臣等所以不能  
解感者也夫薰蕕同器終必遺臭邪說行而正道不明此必然  
之理也故欲明正道者必急於辟邪說而猶懼邪說之勝正豈  
可使邪正兩存而混然中處乎所謂邪說莫甚於佛而殿下  
乃欲不闢不好處之自然此臣等所以不能解感者也夫欲以  
妖術亂天下者或因世人之信惑以致人主之尊崇或因人主  
之尊崇以致世人之信惑然後得售其姦上挾人主之尊崇下  
取世人之信惑以是而為姦何所不可今信眉雖不能至此安  
知後日有甚於信眉者因此而繼踵乎此臣等所以不能解感  
者也夫戒慎恐懼之心切則自然不暇及於虛文無益之事在  
凡人亦當切於戒慎恐懼况人君繼祖宗之業為萬民之主

宗社安危國家治亂民生休戚皆係乎一身而可無戒慎恐懼之心乎此心苟一役於虛文無益之事則戒慎恐懼之心將日渝而日忘矣 殿下以為此事無預於戒懼此臣等所以不能解惑者也臣等反覆思之不能解惑非敢執一誠未知是事之出於不得已也伏望 殿下廓回剛斷特賜俞允收其成命而焚之屏茲僧於外以新臣民之視聽以為國家萬世之計不勝幸甚疏上 上曰此皆前日已啓之事予初與大臣擬議為之若等何其固執掌令河緯地啓為治莫大於辨邪正不辨邪正但從大臣之議臣等不勝惶懼 上遂御舍元殿引見緯地○召朴彭年謂曰人臣進言當以忠厚爾於 先王侍從已久知遇實深乃以不實之事狂躁上書語逼 先王子甚非之宜下攸司究問治罪予乃不忍只收告身遂傳旨吏曹收彭年告身亦召餘人責之餘人請免職事 不允○集賢殿應教李塏等九人上書曰昨日之事臣等與彭年罪無小異只收彭年告身令臣等就職臣等不宜覩面就職乞罷臣等職事 不允李塏

李芮李承召又上書曰臣等累煩天聽乞罷職事尚未蒙允  
今又塵黷不勝惶悚隕越之至臣等反覆思惟凡人臣進言必  
出於中情固非牽合苟同於人也今臣等初與彭年論議文字  
實與同之但彭年職次居首獨受其責不可以職之高下罪有  
異同臣等所以敢冒天威至再至三非有他意非樂於受罪亦  
非以彭年受罪有嫌於心祇為此也且臣等以為人主不用其  
言則不須使其人而居位人臣不得其言則不可復就其職臣  
等俱以庸拙職忝侍從既不能稱其職又與彭年同罪所以羞  
愧赧汗未敢覲面從事區區不已者也伏望 殿下命罷臣等  
職事不勝至願修撰柳誠源上書曰古人言事言不見聽則罷夫  
諫行言從君臣俱受其美此士君子平昔所懷也若不得其言  
苟焉就職是徒揚君上之失而身享爵祿罪莫大焉臣與彭年  
實同封事當初發議臣與彭年二人主之於撰疏亦二人為之  
於昨日 殿下問誰先起草時彭年對以臣與臣誠源共為論  
其罪固無毫髮錙銖之異臣與彭年罪同一律而臣獨在職

恭惟愧於士論實內省而多疚之并收臣職不勝至願 上皆  
不允○以鄭甲孫為議政府左叅贊李堅基右叅贊鄭麟趾工  
曹判書李滄藝文大提學成得識僉知中樞院事辛晉保慶尚  
道右道屢置使李昇平平安道左道都節制使馬勝平安道右  
道都節制使金壽延判寧邊都護府事○初平安道兵馬都節  
制使金宗瑞請革虞芮泰日滿浦至是召政府兵曹議之河演  
鄭甲孫議依所啓施行皇甫仁鄭孝議滿浦萬戶當依所啓革  
之泰日萬戶不可猝革姑令其道監司節制使同議啓聞後更  
議南智議三處萬戶革除之事並令監司節制使同議啓聞後  
更議閔伸趙遂良議滿浦萬戶當依所啓革之泰日則令監司  
節制使同審啓聞後更議 上曰虞芮仍舊革泰日滿浦○傳  
旨使臣迎接時宗親私禮寧字行為一次大君諸君為一次百  
官為一次○對馬州宗盛弘遣人獻土物○己未司憲府大司  
憲李承孫執義魚孝瞻掌令申叔舟河緯地持平趙安孝等俱  
伏闕啓臣等請削信眉誦號累瀆不已尚未蒙允昨日封章以

進上引見緯地曰除尊者二字何如爾退與同僚更議以聞臣等聞命不勝喜幸請并削餘號無已則判禪教宗事國一都大禪師乃通行職號以此授之可矣臣等豈不知 殿下不好佛歟然以此號加此僧則外間安知 聖上不好佛乎 上曰古者僧職過此者亦多國一都大禪師與尊者同是無方之號以無妨之事改已下之命何如然尊者二字予更商量其餘號字斷不可削也承孫更啓曰古者如此僧職臣等所未聞假令有之固不可取法且銜內有祐國利世之名臣等尤為驚駭此僧有何輔君澤民之功乎且俗號佛為尊者今 上以之號此僧則國人將必目為真佛靡然趨風弊不可勝言此僧雖得此號何利於己苟有知識者暴揚其過以諫諍于上過惡騰聞內外其為無益莫甚而於國家大體亦何有益請須深思勉從 上曰不可改削昨日緯地備悉之矣祐國利世之名僧俗通稱之名雖號此僧何為不可尊者非稱真佛之辭也雖號之何妨然此非 先王所定之字予當思之承孫等更啓此號固不可稱

而祐國利世之名尤為不可其於夙夜匪懈輔君澤民之大臣尚不敢以此稱之其可妄加於老姦乎臣等每念至此不勝憤激尊者二字既欲削之今此四字請并削之臣等瀆冒天威無任惶悚願蒙允而後已 不允○右正言洪逸童啓信眉稱彌甚悖於義彭年言事獲罪亦為未便請收成命 上曰信眉稱彌若等皆非之予欲改尊者二字彭年之事汝其退而詳知其罪乃更啓之逸童退未幾復詣閣啓今承 上教欲改尊者之彌臣等不勝欣忭但彭年以言事見罷未安於意如其有罪下攸司鞫問科罪何如 不允○大司憲李承孫等上書辭職曰臣等俱以庸鄙忝在言官才不稱職誠未格天覲面立朝有愧於心請罷臣等職事 不允承孫等俱詣閣啓命臣等就職聖恩至重然本府非他庶司之比一國風憲之所在關係至重臣等庸劣累瀆 天聰未蒙 俞允強顏就職心實有愧乞擇賢良以代臣等之職 上曰舍卿等將何處得賢材而用之乎○集賢殿修撰柳誠源上書曰今七月十五日論事本十人

同疏干冒 天威令中使人各致詰又問先立橐者蓋以十人  
豈能同時而議其中必有先唱議者耳臣初聞臺官論信眉事  
臣謂彭年曰我輩亦不可無言彭年曰我意亦如是遂立橐以示  
臣曰倉卒詞旨多有可改處臣受其橐刪潤實多於彭年以此  
觀之初發議者臣而立橐者亦臣也臣與彭年不可區別而論  
其罪實浮于彭年臣若心知有罪而外戀爵祿苟焉就職是自  
欺也隱匿情狀不以實告是欺君也臣終不敢自欺欺君而冒  
處近臣之列以累 聖明臣之此言非為飾詐立異以近名實  
出中情伏望 殿下并收臣職 不允○司諫院上疏曰臣等  
伏覩 主上殿下誕承丕緒克勤繼述仰遵先王之制首發  
明旨欲復開經筵聽輪對親除授甚盛舉也一國臣民罔不欣  
欣願望惟新之化臣等幸忝諫職尤切慶忭敢因是而獻言焉  
夫經筵所以講聖學也 殿下爰自東宮尊禮師儒日講經書  
學問之極功無以加焉而必以此為先即周文之疊疊羲易之  
乾乾也大抵帝王之學不在乎多日引鴻儒碩輔常以平昔所



講四書五經等書循環講論一一體之於身心唐虞三代之治  
即在是矣輪對所以廣聰明也上下之情貴乎相通而無壅蔽  
也是故天地交為泰反是為否堯咨四岳舜闢四門良以是也然  
人之邪正言之忠佞不同而朱紫亦以易混邪或以正佞或似  
忠其於聽納之際嚴加精察而又假借顏色恭以接下使之務  
盡其說且依宋太祖之制毋限四品參官以上悉令輪對則言  
路益廣而庶僚之賢否亦得以悉知矣除授所以任人材也人  
主不能獨治必使賢材布列中外以治之若一官一邑不得其人  
則事必廢而民必病矣書云毋曠庶官易曰小人勿用人材之  
不可不任而不可不擇也如此今以明睿所照而親御便殿廣  
咨大臣使之注擬則賢材彙進僥倖自屏而銓選之路自清矣  
此三者誠治道之大者而初政之所當急也所以行之者誠也  
伏望 殿下永肩今日之心體天之健自強不息勤經筵以濬  
出治之源聽輪對以達上下之情親除授以盡用人之道則帝王  
之能事畢矣其為治乎何有然姑以一二時事之可議者附列

于後伏惟賜覽焉一國無三年之畜則國非其國比來年歲不  
登公私俱匱民不聊生况東西兩界邊警不息中國之患實我  
國之憂也平安一道為國門戶最先受敵之地而民之貧困尤  
甚誠非細故也宜當崇節儉省浮費以充府庫以儲軍餉而凡  
諸中外土木之役期以數年一切停罷與民休息以固邦本一  
京畿國之根本有變則畿甸之兵在所當先然本無領率之官  
似無體統擇一守令有將略者兼授節制如有徵發帥兵赴援  
且各道元定及加定軍額多有名無實者乞毋拘虛數更加精  
揀嚴備器械以時點鍊以為他日緩急之實用一刑獄之滯台  
傷和氣不可不慎也今中外死囚國恤之內雖未可以施刑然  
泛名死罪逮繫在獄累年未決則豈無抱冤傷和者乎乞依丙  
辰年例擇遣朝官于各道審理冤獄隨即決遣而罪其滯獄之  
官其死罪無疑者具報都堂更加考覆以待三年且於每秋遣  
官疏理以為歲例以伸冤屈一貢物代納之禁著在續典然今  
謀利之徒夤緣請托分占州郡民間易備之物亦強代納而其

價直之數國家定式但云酌量故守令隨時任情而高下之彼謀利者亦依附而請益之因而親行閭里親自督納所獲之利不啻百倍是以民生日益貧而謀利者日益富矣今國家既知其弊申明六典而嚴禁之然又許其所在官酌量收價竊恐弊亦如前也自今凡各官代納之價令戶曹各隨其地民間之物價酌其中數取旨詳定則代納者不得肆其術而民亦不至於前日之困矣一續典司僕所養之馬冬則二百七十匹夏則一百匹者計服御而度芻豆也今所養之數過此夏月畿甸生芻飛輓之勞甚苦而直宿一負獨自收納故吏因用事淹延時日妨農疾民其弊不貲自今司僕冬夏畜馬之數一依續典而其生芻亦令其司須備三負精察監納以省民弊一外方侍衛牌番上則扞衛王室番下則屏翰州郡以為他日爪牙之計也國家昇平日久兵卒不用而每當番上則凡諸營作務欲急辦或稱品從徵干役使多端不啻如奴隸彼所率僮僕不過一二誰為樵蘇誰為炊爨至有親自執役垂首愧赧而不勝其苦者矣

以如此之率用之於緩急孰肯効力於萬一哉自今番上之時  
專任侍衛母役雜事其侍衛年久者計年久近量授散官以酬  
其勞一舊制監司巡歷州郡不得久留一邑今為兼牧隆冬盛  
夏任便留營故巡察之日常少而聞見有所未周一方之遠列  
郡之廣豈無隱伏之奸乎乞依先朝故事分遣察訪問民疾苦  
及守令不法人吏鄉愿等事以振頽綱以除民瘼一各道首領  
官若有妻父母及兄弟為其道守令者以為監司幕客於守令  
無相避也許令赴任臣等以為親嫌不可不避也首領官世謂  
亞使而佐監司同署文簿專制一道者也其妻父母兄弟之為  
守令者若無顯過之甚者監司烏得而無情哉此事勢之不得  
不然也自今首領官須於其道必無親嫌方許差遣一旌別淑  
慝樹之風聲三代之制也若善不勸而惡不懲則雖堯舜不能  
以為治也今所謂賊吏恣女惡之極也其子孫布列顯職與良  
善無別甚非勸懲之道也自今如此之人雖有才能不敘東班  
以礪士風一凡從仕者父母墳拜掃之法已有令典父歿則祖

父母曾祖父母墳墓展省之事子當其任然緣無請告之制至有終身不知塋域者甚為薄也乞酌父母五年之限於十年一許掃墳以厚風俗一侍丁之法載在六典法非不至也然希利冒進之徒雖父母年過八十而遠在鄉曲托以願令從仕不即歸養者比比有之年過八十則餘生無幾其諸子並令歸養以隆孝治一世俗同氣之間不念天屬之恩爭其些小土田臧獲財貨等物反唇相詰以敗彝倫可為寒心自今兄弟如有乖爭不已者官為舉劾嚴治不友之罪其曲者終身不叙以成禮俗一國恤哀慟迫切之際或憑象教蓋無所不用其極之至也今山陵既畢始親萬機凡所施為皆出於正大光明之地今經筵等三事之教國人已想望其大有為也願自今斥異端扶正道以二帝三王自期待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大平以副先王付托之意以慰三韓億兆之望若度僧創寺金銀寫經及棟樑僧人等事之禁具在元續六典祖宗之訓至明至嚴特嚴下守之而已伏望申明痛禁使邪說不得肆行而使吾民得蒙

至治之澤一元續六典我祖宗創業垂統之大經大法千萬  
世聖子神孫之所當遵守也伏望 殿下特命六曹各分六典  
條件逐一講究見今行者某某條時與勢殊而不行者亦某某  
條以時具啓凡諸設施務循舊章勿立新法堅如金石信如四  
時以紹我 祖宗之緒以啓我 廟社無疆之休不勝幸甚下  
政府逐條擬議以聞政府議啓第一條當依 祖宗成憲今四  
品以上輪對第二條泛言土木之役不名言其事舉行似難第  
三條京畿異於他道本無節制之職監司兼治不必別置且軍  
額兵曹已籍今若更籍非惟騷擾恐或脫漏第四條遣官審理  
徒為煩弊無益於斷獄但死囚處決雖待服闋其詳覆當依舊  
例刑曹磨勘報府府更商確啓達其連累者旋即決遣為便第  
五條若炭與不等方木之價者材木之大者稱不等據忠清監司移文已令戶  
曹酌定受教其餘雜物曩因津寬別窰等代納之弊已申明痛  
禁如有犯者京中憲府外方監司嚴加糾理物貨亦並沒官其  
為禁防已至不必更議其六典所載而不曾定價如人參等物亦

宜令戶曹酌定啓聞第六條畜馬之數隨時損益不可執一其  
納生芻若待備三真則尤為滯緩弊倍於前第七條侍衛牌毋  
役雜事當依上書若授散官官爵猥濫不可舉行第八條分遣  
行臺糾理之法已立不宜疊遣察訪以致煩擾第九條當依上  
言第十條人苟有才行不可以世累廢棄况隨例叙用已有受  
教不可輕易立法第十一條十二條皆 祖宗成憲不宜輕改  
第十三條推劾科罪之法已載六典其不叙之法不可輕議第  
十四條當依上書申明痛禁第十五條六典乃 祖宗成憲該  
司因事考閱遵守而已何必考其行未行以時具啓以致煩擾  
其勿立新法不可預議當勿舉行皆 從之○庚申諭各道監  
司仍遣內養人于諸道令備使臣所求物膳○司諫院上書曰  
臣等近以請罷信眉賜號仰煩宸聰昨蒙追改之命不勝欣抃  
然猶有未定之教臣等更念夫一僧賜號似無害於大者然如  
此尊者之號乃崇重佛法之世之事而固非盛朝之義法也且  
以其道言之本尚清淨棄君親逃利名者也區區爵賞必不屑

也况此僧持一髡首耳何有福利於國家至以祐國利世等號  
加之以駭一國之見聞哉伏望廓揮剛斷亟收其命以遂從諫  
之義以快臣民之望且聞朴彭年亦以此事上疏而得罪臣等  
未知其由若彭年所犯重不可宥命下攸司明正治罪如其過  
誤特垂優容以廣初政之言路幸甚幸甚 不允○議政府據  
刑曹呈啓全羅道順天人安克守恨府使因事鞭撻謀欲報復  
非自己冤抑而捃撫過咎十八條羅織告訴雖經赦宥不可論  
治請合戶徙邊以警其餘 從之○世宗大王原隨從行司直  
金方貴等請賜原從錄券 不允○大司憲李承孫等詣闕請  
削信眉號 上曰祐國利世四字予當思之又請優容朴彭年  
罪 不允○初中樞院使金孝誠上書曰臣竊觀黃石公曰德  
同勢敵無以相傾乃覽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  
變故非陰計無以成功矣臣謂今達達與中國抗衡事已大發  
豈不欲師古以成功乎然則達達深入長駟而勞其衆先與我  
國爭鋒勢無可疑然近居野人與三衛達達皆同類而多詐其



為陰計未可知也書曰有備無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待也今亦備預以待之可也或以今日無事高談虛議猶豫  
未決敵形先露則邊境之虞可不慮乎臣雖庸劣職當軍務不  
敢舍默謹以管見條列以聞伏惟 上裁一平安道人民近因  
年歉兵食俱虛又有達達聲息欲令合兵以待之糧餉不足以  
寡敵衆勢必虛弱何以應之此非一日一月之事深可慮也臣  
願命其道軍民全務兵農以養武勇使之本固一兵法曰用衆  
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此我國家之利也然平安一道兵食甚寡  
徵兵諸道以待之彼雖百萬無益於用若援兵未合敵人先至  
則須用奇兵乃可制矣太公曰車者軍之翼所以陷堅陳要強  
敵遮走北也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前拒一則治力  
一則東部伍以此觀之車戰之法實為良策也而我國乃山澤  
之邦故自古以為車不可用車法亡矣然臣謂楚雖山澤之國  
而猶用車法則我國豈無用車之理乎如其用之則以偏箱鹿  
角為之可容二十五人車士則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各

一人御車一人甲士三人共七人內銃筒軍一人或步卒多則共十人駕牛二頭以為車法若與敵相當彼兵既衆必有圍我之勢則我以轅門堅陳以待之如有可勝之勢即令我軍十分為率六七分為戰士陰用奇正之術二三分為車兵分拒三處車隊多建旌旗多鳴鼓角則敵見其威儀之盛必謂車士之古制一乘用士百五十人少不下七十五人莫不畏威而反生狐疑我乃治力之兵或遠走北或陷堅陳則其為羽翼之利可勝言哉請令其道都節制使兼掌造車一今盜賊興行人不安寢此俗不可長於國中臣願強盜則并妻子與父母牛馬賊則并各居之子竊盜則全家並令入居分處江邊內無被盜之患外實禦侮之備又於下三道富饒四丁以上鄉吏與人民一千戶來秋抄定分運入居平壤等處海濱各官限五年復其家專事耕農以安其業收其田租以備軍資敵或大舉并兵禦之其中鄉吏依前免役務農孝順者其官守令具報監司啓聞叙用勸勉安土以實邊鄙一傳曰食者民之天也又曰國之所急惟農

與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然農者勝之本也昔漢之時晁錯募民入粟拜爵免罪而塞下之粟以多矣臣謂得爵免罪人所大欲也効晁錯古事以納粟之多少為爵秩之高下得罪者亦以粟為贖則不過數年而軍需足矣且於其道州縣度人吏蒼赤多少定屯田之數各鎮各浦各口子屯田亦以軍人多少賊路緊緩酌量定數且守且耕每歲抄監司考農作之多少并外補之殿最則官有勸課之勤民竭耕種之力自然倉積紅腐民有餘粟以合時宜試驗一以綿布易米斗實為良法然綿布有數糧餉不足臣願兩界外諸道各官及鄉校奴婢令刑曹量役計給其餘奴婢依各司奴婢例收納貢布移入換米以補糧餉一制敵之器莫如銃筒之利專在於人人不教習難見其利然人多藥少一時教習亦難臣願銃筒軍中選膽勇氣力者精加教習一人學放教成十人十人學放教成百人以此漸漸教習以備緩急之用一觀敵進退用兵之常法因糧於敵兵家之勝策或彼衆我寡其大軍圍我城邑而使銳卒掠於田野則資敵而

傷我甚焉臣願其道居民所積藏於地窖雖有緊急敵無所掠  
兵法曰軍無糧食則亡彼安能侵我哉必於農隙使民各作地  
窖不實公處亦作地窖以備不虞一兵法曰夜戰多火鼓晝戰  
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又曰多張旗幟臣謂旗鼓非特用於  
戰陣或因敵勢分兵數十列諸丘陵山谷半隱半出多設疑  
形變人耳目則彼不知我情恐腹背受敵猶豫未定安能猝然  
深入出其不意乎使之留敵以待援兵或觀變而動亦軍之一助  
也臣願令其道監司將會計付雜物加造旗鼓與角一完恤新  
徙之民已有著令然土著之徒不畏條令多端侵害故新徙之  
民不得安業續續流亡軍額日減乞自今如前侵害以致流  
亡者按律科斷合戶入居公邊其不檢舉里正方別監亦限流  
亡人還本並令入居以杜流亡之弊一各官人吏官奴婢隱漏  
及逃亡存沒不實施行官吏科罪三班首吏及色吏並令入居  
以杜冒濫之弊何如下議政府議之至是政府議啓第一條專  
務兵農此意甚善然不言施為節目行之無據令該司磨勘

施行第二條唐房琯用車戰大敗而後中國亦不用况我國山川險阻不宜車行用之尤難故自三國至于前朝未聞有車戰者似難舉行第三條牛馬賊移置海島強竊盜捕獲與懲戒之法既已嚴密無復可議今言強盜則并妻子與父母竊盜則全家牛馬賊則并各居之子並令合戶徙邊夫盜賊情狀雖可憎罪不及妻孥古之美法別設峻法似不可也且鄉吏民戶入居之事曾已試之怨多益少不可輕以議為第四條鬻爵入粟古人已非之贖罪以粟尤為不可且各官人吏蒼赤皆有本役靡遑他及軍人亦然聚此雜類耕種屯田恐徒取怨咨終無所利不宜舉行第五條各官奴婢過於額數者鮮少鄉校奴婢本皆數少校中役事猶且不勝數外奴婢刷得為難依舊例送布買易為便第六條銃筒教習之說誠是然一人習而教十人十人習而教百人之時將用何藥不如仍舊教習第七條掘地藏穀平安民間已行之公處則穀數少不下數百石多至千萬豈可掘地堅藏一一守之故無城各官穀米移置于隣近有城各官

事已施行第八條依上言施行第九條時留在新徙之人侵虐情迹現著者依上言科罪侵虐者及里正方別監入居事勿并舉行第十條人吏官奴婢隱漏及逃亡存沒不以實施行者隨即推劾罪其官吏可也其三班首吏及色吏勿並入居上皆從之第一條亦勿令該司磨勘○辛酉司諫院啓朴彭年之事累請不允若罪大則下攸司劾治罪小則優容以廣言路何如高仲陽收告身未久而還給今又授職如此則彼將何懲任元濬先王廢棄不用今乃授職於義何如請皆收還成命上曰高仲陽予豈徇私任元濬則先王雖罪之初無永不叙用之教豈以一失而終身不敘乎彭年之事則憲府詳知之矣○掌令申叔舟啓以李渲不宜工曹判書改為藝文館大提學本館儒林之長且掌文科之試已正而後能取人渲安能取人以正乎且今秋場已近請改之丁時應曾盜用官物贓滿當死會赦合戶徙邊今李念義所犯比此為甚上軫念飢饉移粟以賑之念義盜用六七十石已經赦宥雖不可治罪依丁時應例合

戶徙邊且冊封世子後令百官具朝服陳賀然朝服乃朝君之  
服服之禮東宮未安於意用公服何如上曰念義之事更議  
以聞百官賀禮宜停之然當更考施行李渙世宗雖有不任  
事之教此特一時之教豈謂終身不任以事乎叔舟更啓藝文  
館雖無事務專掌文科之試其任匪輕况今講經若以不正之  
人任之則其能取人以正乎工曹雖曰任事之官其事類皆冗  
務藝文館雖曰不要至清之官也須擇公正之人任之為便  
不允○四運管押官唐愛賢五運管押官方致知等賚勅書及  
賞賜而來其勅曰爾父敬事朝廷累差陪臣辛伯溫唐愛賢方  
致知等管送第三第四第五運馬共一千四百七十七匹俱已  
照數收用具見勤誠忠順之意茲特頒給回答禮物付原差來  
陪臣方致知唐愛賢賚去至可領之故勅特賜銀三百兩紵絲  
織金胷背麒麟紅二匹織金胷背麒麟青二匹織金胷背麒麟  
綠一匹織金胷背獅子紅一匹織金胷背獅子青一匹織金胷  
背獅子綠一匹暗花骨朶雲綠二匹暗花八寶天花雲明綠二

匹暗細花藍二匹暗細花砂綠二匹素紅五匹素青五匹素綠  
四匹羅織金宵背麒麟紅二匹織金宵背麒麟綠一匹織金宵  
背獅子紅一匹織金宵背獅子青一匹素紅八匹素青五匹素  
藍五匹素綠五匹素明綠二匹闊生絹一百匹回賜闊生絹四  
千四百三十一匹綿布二千九百五十四匹乃賜愛賢致知鞍  
馬各一匹○議政府據吏曹呈啓諸駙馬革封君只授散官稱  
號混淆難於分辨請以舊散官將前日所封州縣之號稱某尉  
除授如云光德大夫延昌尉通憲大夫花川尉以之為例府名  
則仍舊稱駙馬府 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平安道近因  
朝廷使臣及赴京本國使臣遼東往來通事迎送及築城之後  
輒未休息疲困莫甚新築邑城及行城固不可舉也但今邊警  
未息民方入保山城邑城頽圯任微之虞與不實城門不可不修  
令監司都節制使同審其可補可修可築處令其邑人民於秋分  
後冰凍前及期修治其城門之扉亦設薄鐵使之牢固 從之  
○諭平安道都觀察使朴以昌今悉所啓東八站間野人聲息



至緊謝恩使延慶等迎逢軍宜加一百量授銃筒以送馬匹兵  
器務要齊整其貧不能自備者分授公家弓矢甲冑擇有武略  
可以應變者押送○壬戌冊 王世孫為王世子其冊曰義存  
繼體既膺丕緒之傳事重承祧宜正元良之號爰稽古典庸舉  
彝章咨爾元子弘暉 德備溫文姿凝岐嶷愛親敬長仁孝稟於  
天成重傳尊師學問彰於日就乃荷昭考之眷以定世孫之名  
宗統攸歸輿情所屬是用策爾為王世子於戲茲朕寵命益懷  
永圖惟懋德是祗惟正人是近尚念 祖宗休烈以贊邦家永  
猷可不慎歟故茲教示想宜知悉頒教宥中外其教曰事莫大  
於建儲禮宜先於正名予以涼德嗣守丕基惟念繼序之重夙  
夜于懷元子弘暉 英明仁孝我 皇考世宗已封為世孫國本  
攸端中外繫心今宜正位東宮祗告 社稷 宗廟立為王世  
子授以冊寶屬茲盛舉合布寬條自今七月二十日昧爽以前  
流罪以下除奸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  
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主器承祧允副元

良之望赦過宥罪用廣一視之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百官具  
朝服奉箋陣賀各道監司差官奉箋進賀京畿監司開城府留  
守親奉箋又於東宮皆進賀狀○禮曹啓王世子詣使臣館  
時用白衣白靴烏紗帽烏角帶素陽傘烏漆轎暑鞞馬鞍絛及  
凡干服用之物並依常時例但勿用金銀紅紫畫兒從之○  
罷講書院衛從司○議政府據禮曹呈啓禮葬所用肩輦以紙  
飾之一遇風雨並皆脫落請自今以白布為內帳以柳青紬畫  
翟為外帳從之○癸亥王世子謁宗廟及輝德殿○慶  
尚右道節制使辛倣晴辭上引見曰凡干備邊軍務不可疎  
虞卿當謹慎布置又常令軍士習射俾不懈弛○傳旨禮曹凡  
如謝恩下直復命等一應肅拜姑於東宮勿行○禮曹啓王  
世子與使臣相接儀前一日忠扈衛設王世子幕次於大平  
館大門內西庭東向其日迎接都監設使臣拜位於館後廳東  
壁西向設王世子拜位於西壁東向設王世子出宮侍  
衛如常至大平館幕次陽傘侍衛如常通事詣使臣所傳告

王世子行相見禮通事引使臣出就拜位西向立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入自西門由西階陽傘及侍衛官止於階下陞就拜位東向立副知

通禮跪王世子拜位之南資拜王世子與使臣再拜頓首使答再拜頓首又與副使

再拜頓首副使答再拜頓首訖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出就幕次還

宮侍衛如來儀使臣回還時王世子詣大平館行禮如初

從之○諭平安道都節制使李昇平前此下諭使臣迎逢軍士

擇用有武才壯實者其馬匹兵器亦務要整齊令守令押送今

聞軍士率多孱劣旗麾鼓角甲冑弓矢亦多污毀取笑漢軍又

軍士六十名馬困顛仆未得從行非惟有乖委任之意慮恐軍

士不以時點檢以致踈虞自今遼東迎護送軍士私賣兵器不

整齊者以官中甲冑弓矢給送且道內軍士兵器之不實者令

漸次補綴毋致緩弛亦勿刻迫○甲子王世子謁景禧殿○

傳旨承政院曰前日禮曹啓即位之後每值俗節祭外祖父母

墳例也今外祖沈氏得罪先王義不當祭只祭三韓國大夫

人安氏但兩位並葬若祭安氏則沈氏不得不祭若並祭沈氏

則以罪人享國之祀疑亦不可宜還給沈氏告身而並祭之予  
以此意議于政府僉曰沈氏得罪先王不宜還給告身如不  
得已則只稱外祖沈氏而致祭可也然此重事不可輕舉其令  
六曹臺諫集賢殿議啓○成均生員俞尚諧等上書曰竊惟師  
表之任固難其人老成之臣不可遺棄是以自古帝王莫不以  
年德高邁者俾居臯比作養人材稽諸經史班班可考今臣尹  
祥年雖耆艾氣力剛健聰明無減教誨不倦所謂年彌高而德  
彌邵者也豈可拘於待常調之例而棄耆德之臣乎昔在太公  
八十遇文王鷹揚牧野大開周業以既愆之力坐甲馳馬猶可  
能也况乎從容函丈講明道義非試劔用力之比何計年數之  
老少且臣等之所以喋喋不已者欲其取則於祥也誠是老鈍  
則何敢以老耄而為師乎且傳曰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今我 殿下嗣位之初繼志  
述事動遵古昔三年無改之孝至矣盡矣何獨於尹祥而棄之  
伏惟 殿下特降俞音俾還舊職使鼓篋之徒得承額之教則

國家幸甚臣等幸甚 不允○掌令河緯地啓臣等論信眉事  
非止一再豈無可罪之事 上特垂優容獨於彭年一上疏遽  
收告身臣等心實未安而况同一信眉之事獨優容臣等而罪  
彭年尤增惶愧 上曰彭年事與若等固異也緯地曰彭年豈  
有他心哉欲補 君德耳欺 先王之言過中 上教允當然  
諫諍之辭皆發乎激切而然耳且愚心以為聖莫聖於堯舜及  
舜踐祚遂誅四凶四凶之欺堯明矣然何損堯之盛德信眉欺  
先王正猶四凶欺堯彭年之言非過中也 上曰彭年一言  
先王之德有何損益第其言輕薄不中也緯地又啓臣等有  
言責而不之罪彭年一直言而又削職實深惶愧且臣等去春  
在集賢殿以此奸僧為冒聖聽其為狂瞽有甚於彭年尚不罪  
之罪同罰異尤失望焉 上曰言辭激切與輕薄頓殊且今請  
赦彭年何後引前日之事賞罰有時而殊雖異何傷○禮曹啓  
自今親祭 文昭殿輝德殿則當依舊例進饌後行祭神禮若  
攝行則宜祭神後進饌 從之命左贊成金宗瑞判中樞院事

李歲知中樞院事金孝誠前叅判李思任行上護軍申貴叅議  
朴薑判軍器監事康純上護軍金允富元益壽等議各色彭排  
可用與否僉議以為李澄石所造三葉彭排長廣過大難於轉  
輸去一點只用二貼絞以麻繩則造作無難轉輸亦易於攻守  
用之俱便兩界諸鎮已試之但體制不一今軍器監造摸樣何  
如舊圓彭排依舊製造之用於軍旅可也但工力甚難而常用  
之易致朽敗請常時侍衛別作木圓彭排用之為便琉球國彭  
排本朝立彭排李澄玉製造銃筒連接彭排皆不便於用命軍  
器監依所議施行○乙丑召議政府議 聖節賀禮及迎命節  
次河演金宗瑞鄭采等議 聖節賀禮有舞蹈 殿下方在喪  
中不宜舞蹈且未受命不可御冕服宜令百官代行 上出迎  
詔命皇甫仁議賀禮不可代行一日之內賀禮迎命下馬宴三  
度行禮恐勞 聖躬令禮官往說使臣約以初四日入京初三  
日則當御時服親行賀禮若使臣必欲初三日入京則賀禮後  
迎命為便南智鄭甲孫議以時服行賀禮後迎命為便 上從

演等議仍教曰送闕牌子碧蹄驛以備使臣賀禮所用何如僉  
曰然○以國家多事停各道田品分揀○丙寅 上詣 輝德  
殿上食○上謂承旨等曰使臣入京則當遣謝恩使矣其備進  
獻闊細麻布五十餘匹○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昭陵守陵軍  
因前定三十戶加置二十戶以五十戶為額 從之  
竹縣監趙瑠辭 上以齊戒不引見令中使傳曰守令非京官  
之例獨斷庶務往謹乃職○遣判中樞院事韓確于開城府宣  
慰使臣○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前此陪香祝者只下馬于 宗廟  
洞口若 輝德殿洞口則不曾下馬請自今亦依 宗廟例下  
馬趨過 從之○戊辰 上欲上食于 英陵儀衛已備以驟  
雨停之○大司憲李承孫以病辭職 不允○知泰安郡事金  
慎行辭 上引見曰守令之職勸農為重爾再經守令必知當  
務往謹乃職○津寬寺監造官告于承政院曰工匠及役徒未  
受月俸日立廣興倉因致廢事 上即召持平李英者曰自今  
監察毋仕本府直坐其倉隨到隨給 書筵官李塏啓東宮接

見使臣時令臣等至階下而止臣等恐於階上或有言動之失  
請隨至階上臨幾道引從之○議政府據吏曹呈啓慶尚道  
基川任內殷豐縣乃安胎之處請依昆陽郡例陞為郡以基川  
縣合屬彌為豐基郡從之○司諫院啓新屬侵索之禁載  
在續典至為嚴切然成衆官等猶踵弊風以至三館承文院訓  
鍊觀有識者亦不顧邦憲肆行新舊之禮輒不畏忌請令攸  
司申明痛禁以絕弊風命司憲府申明糾理○司憲府啓今迎  
詔方在喪中雜戲陳而不作如或大小婦人依舊或結浮階或於  
路傍盛服飾賫酒饌奔走往觀則殊無哀戚之意請行禁理  
不允○對馬州宗盛弘遣人獻土物○已巳慶尚左道處置使  
南佑良右道處置使辛晉保全羅道處置使權孟慶知永川郡  
事鄭次恭忠州判官林繼中等辭上引見謂佑良等曰邊鄙  
踈虞專是將帥不謹之致各就乃職使士卒鍊兵習射無不精  
銳謂次恭等曰守令之務載在六典然勸農為急往謹乃職毋  
或少怠○以李澄玉知中樞院事楊厚同知敦寧府事李思任同



知中樞院事馬勝中樞院副使辛頌祖集賢殿副提學金鈞右  
司諫大夫李澄石平安左道都節制使澄玉澄石丁父憂以也  
先聲息特命起服有是除○左副承旨金文起當注擬時啓功  
臣之後嫡長則長受職只計月數循資而進衆子孫則計仕到  
呈都目陞品遷轉故嫡長之職反不及衆子孫誠為未便 上  
曰自今嫡長依衆子孫例呈都目各品遷轉及遞差時授行職  
毋置散可也遂令兵曹立法○司憲府啓李念義以牧民之官  
不體 上意盜用救荒米豆幾至百石又濫費米豆及他物亦  
多計贓科罪死有餘辜會赦得免保全軀命縱不能按律治罪  
義當投畀荒裔沒身不返使不得與士類並肩朝路然後庶快  
臣民之望矣若以事經赦宥只不復敘仍居其家出入自如則  
非惟懲惡不嚴有乖旌別之義慮恐汚染良善士風日虧請合  
戶徙置於咸吉道極邊以礪士風其盜用濫費之物照數追徵  
且刑曹判書趙惠叅議金有溫佐郎金有直不即劾治淹滯經  
月請並依律科斷 上從之但原惠有溫初黃海道監司申自

謹亦徇私任情不即推鞠聞知白川郡事窮治其狀改差他官  
淹延不決至是政府亦啓罷之○對馬州宗盛弘遣人獻土物  
○庚午傳旨禮曹尊高年古今通義前提學尹祥前都節制使  
朴彥忠前參判盧龜祥前中樞田興前府尹柳漢俱以年滿致  
仕歸老于鄉諭其道監司令所守令月致食物如百歲老人  
例每當四孟月啓聞施行自今如有堂上官年滿歸老者亦依  
此例施行○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侍衛軍士當夏月霍雨皆佩  
木弓甚為未便自今令軍士皆佩鹿角弓其不能備者以節長  
片竹及堅韌柔木做角弓樣制造束而漆之以佩毋用木弓各  
道侍衛牌營鎮屬船軍射官及兩界正軍亦令徐徐漸次備造  
從之○辛未諭全羅道都觀察使成奉祖今濟州所捕倭人  
厚其饋食亦給茵席且天氣將寒量給衣服俾不凍餓○諭各  
道監司都節制使前進贈遺使臣物膳色味俱變不宜贈遺其  
數亦少不周於用今天氣漸涼物不易朽宜以時備進俾不  
絕○平安左道兵馬都節制使李昇平啓前此節制使營在寧

邊其鎮撫知印令史螺匠之類任使之人率皆寧邊傍近各官  
居人今分為左右道各以所屬各官居人分屬之左道節制使  
任使之人過少請以時在元數分半屬之下兵曹議之

文宗恭順大王實錄卷第二

文宗恭親大王實錄卷第二

其時之人多少請以執事元燮分平儀之可共贊揚之  
其人令分高古古意各以預屬各官吾人分儀之古意噴佛受  
變其難漸味中令史總五之曉其史之人率皆事變物也各官

(B)  
732.55  
4724  
[v.5]  
no.1  
0163726

昭和五年九月廿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三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5]  
no.1